

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也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善曰安堵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去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緊卯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歟善本亦與危降則長安也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力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如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濟曰迷惑

不降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敗之後善冬具悲俱見屠戮也善曰並已見上文

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

南夷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為辭而已之不取諫乃著書假蜀父老宣其使指令百姓知之以諷天子因

司馬長卿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而

大臣亦以為然也相如以為事已行不取諫天子乃假蜀父老為辭以語難之天子意也使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翰曰茂盛

自高祖至武帝也威武紛紜湛沈恩汪濊繪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貌方外遠方也羣生百姓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上靡因朝舟從龍江寧笮存邛自謂也

披流行擗却風教同無也披靡從化貌舟駟笮

善曰服虔曰舟駟也蜀郡岷江本舟駟也

今蜀郡岷江本舟駟也皆蜀郡岷江本舟駟也

皆蜀郡岷江本舟駟也皆蜀郡岷江本舟駟也

報報濟曰楚辭口結余彭

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措紳先生之徒二十有報濟曰楚辭口結余彭

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善本有天子之

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良曰措紳

有德之稱儼然恭肅貌畢竟牧養也羈縻謂

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善言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

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今罷

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力屈不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且夫邛笮西

患之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善本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善本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善本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善本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善本



字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

不可乎銑曰言西夷向中國並其來久而不

懷意者善曰孟子曰車之相奔歷年茲多不可

也猶不堪也以其不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

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也向曰附近

國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者老自謂也

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善曰附謂令之

已附也齊民使者曰烏諱此乎必若所云則

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齊曰使者對父

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推髻左社若如父老言

則不當變易也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

推人結左社儻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良曰惡聞若說謂父老

郎之事言罷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

謂也言我行意不得審講為父老粗略而陳

之謂下事也善曰孟子曰粗猶略也祖古切蓋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

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翰曰非常

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張

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善曰張

尚書曰黎民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銑曰臻

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銑曰臻

至其成則天下昔者洪水湯出汜汎濫衍溢

文選四十四

四十一

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大洪水沸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大水貌張揖曰溢大水也

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善本有感之乃堙洪塞

源决江疏河漸息移沈澹災

水不待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澹水搖動貌

謂畫除沈沒搖動之災也蘇林曰澹音淡也灑

曰言分其沉溺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

其深師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散東歸之

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

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媵

奏眡所無肢膚不

生毛之良時非獨百姓亦勞也慮謀媵皮

而也生毛也張晏曰言艱苦至使皮膚累

也韋昭曰駁其中小毛也郭璞曰有兩袒女浣

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

何以至是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

齷楚拘文牽俗聲翰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

急促之貌也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

將崇論閔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

古書傳流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

此也向曰崇高閔大統紀規法也言將高

此也

論大議創業垂紀為萬世法也善曰鄧展
子曰字詒云宏今宏字孟子曰君子創業垂
統為故馳騫乎無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濟曰無并謂無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
云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一能合於地故
是貳地也善曰已并天是地也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良
雅編也善曰毛詩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

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
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
不露德澤者則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

嘉祉靡有闕遺矣鈇曰封疆之內謂國而夷
我君之取也

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
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也向曰遠也加被

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
之風也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

猶有內之則善本有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
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縶號泣內鄉善音向
字嚮而怨不通也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絕

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掠取孤幼縛束縛
為奴僕所以號泣向中韓怨之善曰張

魏曰為人所係虜於建路曰蓋聞中國有
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

卷之四十四 四十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遺已善本作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良曰

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焉何為棄我也舉足

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之望雨善曰孟

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

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

之君鱗集仰流翰曰矣狼惡人也言狼惡之

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誚責勁強也四

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入使以德喻

受號者以億計億數曰號教令也故乃關沫

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願得

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若微斗牂臧狗向曰沫若蜀西水名

外入于江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

善也曰沫音妹張揖曰微塞鏤靈山梁孫原濟

鏤靈山言鑿山金華縣鏤之者以紀功也孫

水名原本也梁謁作橋於上也張揖曰鑿通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

御之化之垂仁義以理之將廣大恩信以撫

駕謂所駕者遠張使疏逖不閉眴晦爽闇昧得

輝乎光明子翰曰疏逖遠也爽闇昧得

善曰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物爽闇昧後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

曰安國曰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

旦也奕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遐通一體中外裨支福不亦康乎也此曰偃息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也安國曰明也早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

逸樂者也良曰憂勤謂征在也言王皆征

始於憂勤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受命符

瑞時也於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

事鳴和鑾善本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

旨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告善

本有之而羅者猶視乎善本無叢澤悲夫

夫猶視藝澤悲夫謂悲其不知於德化也

空麻寥於諸大夫茫善本字然後其所懷

來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類言諸

失也事皆喪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靡徒

延而辭避善本作退字良曰謂然

焉之事也請以身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敬

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于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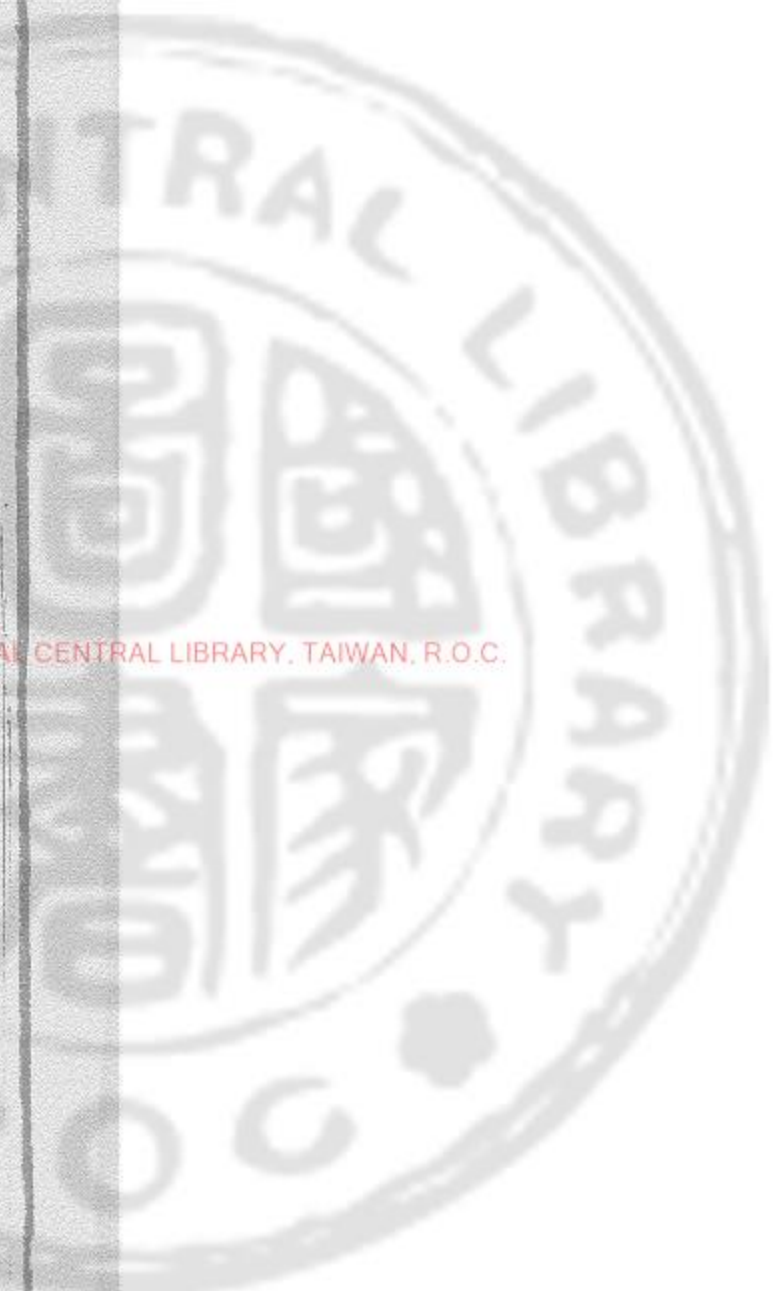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辭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

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王

於國中人之乎何為衆庶百姓不談先生聲

譽謂孔子曰夫子尚宋玉對曰唯銑曰唯敬

然有之良曰然亦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

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

屬所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

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

善本有數十人而已善本并引商刻羽雜以

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善本有而已

里巴人下曲名也陽是以善本無其曲彌高

春白雪高曲名也陽是以善本無其曲彌高

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濟曰鳳鳥之長鯤魚之長

善曰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

鱗許慎曰鱗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

天足亂浮雲善本無足翱翔乎杳冥之上向

杳冥絕夫蕃離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

哉銑曰蕃離之上豈能料計天地之高遠哉言其不知也

知之乃肯輒有為聲譽鯤魚朝發崐崙之

墟暴鬻夷於碣石良墟曰崐崙山根也暴露也鬻魚

之鬻鬻也碣石海畔之山也善曰爾雅曰碣石暮

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視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哉翰曰孟諸大澤名尺澤小水也鯢小

海畔山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善本

也士亦有之翰曰言亦有大夫聖人瑰古意

琦巨能行超然獨處琦義也世善本作俗之

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向曰玉所不知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倩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時

舉賢良方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善

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

善

曰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

容難東方朔終不見用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

難之曰蘇秦張儀一善本一作當萬乘之主而

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翰曰當遇也如淳曰

也都居今子大夫朔也謂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善本作

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

道之無善本無效明白甚矣秦翰曰言張儀蘇

相而朔好學樂道位且卑微是好學之無效

善則善本無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

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

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

者尚有遺行邪善本作也字銑曰客意者

失之行也位善曰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

同胞包浦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向曰同脫

弟也言其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東

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

所能備也善本無也字濟曰彼一時也此

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

環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翰曰謂爭強弱未定也善曰

時也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

諸侯不政入欲獨行以相兼張安曰周千八

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

秦中山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

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良曰

代起也善曰孔叢子思謂曾子曰今天

賢士也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

得士則昌失士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

倉善本句曰穀藏曰善曰蔡邕月令澤及後世

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善本流字天下

震懼懼也諸侯賓服威振四夷善本無威

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翰曰言連如

也言天下無事而人安如在於後孟之下

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杆孟

與杆同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

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向曰言天下易治

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

肖也善曰列子曰揚朱見與惠王言治天

下猶運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導天之

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銑曰虜謂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良

也抗舉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

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畫節

其才也方今善本無方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

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

於衣食或失門戶翰曰言士人盡力以慕天

志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

或路也善曰文字曰羣臣輻湊言上書忤旨

謀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

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向曰掌故卑吏也

掌故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蓄善本無雖有

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

功故曰時異事殊善本作雖然安可以不務

修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

臯聲聞于天銑曰臯澤也言人好學修身聲

而韓子曰於外鶴鳴於澤而聲聞于天也

義而喪其國故曰世異則事異毛詩小雅文

也毛萇曰有諸於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

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

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稅武濟曰

以相周室得信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比士

所以日夜孳孳茲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韓

王曰太公懼癩怠慢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

為鷄鳴而起孳孳之徒也譬若鶴鶴飛且鳴矣鶴向鶴

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亦如人學

得載飛載鳴也毛傳曰天不為人之惡鳥寒而

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

以善本作為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喧頌曰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

常小人訶其功乃是其常而小人則自矜誇

爭計其功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恤憂也孫卿子文善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

察則無徒所疾畏故孤立而無徒侶黨援矣

前旒所以蔽明黈斗土續曠蔽充字耳所以

塞聰向曰冕冠也旒冠前垂者以蔽目以前之

過冕之於冠兩邊以塞耳所以示不聞下人之

辭綜東京賦注曰黈纒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

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

一人之義也片善也不求備才於一人蓋收其

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枉而

直之使自得之良曰枉曲也言曲者申緩而

柔之使自求之濟曰優柔寬容揆而度之使

自索格所之翰曰揆度其才性所為使不在奪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蓋聖

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

廣矣逸向志而欲使其自得且廣者則必有今世

之處士善本自時雖塊然無徒廓然獨居曰

鬼獨貌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良曰許由接計

同范蠡忠合子胥用濟曰范蠡越賢臣也越王

踐也畫忠於吳王而見殺善曰史記曰勾

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

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亂忠臣用焉

今雖有賢人且屬於天下和平而百姓皆與

義相扶是故賢人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

者固其宜也客何疑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於我而有難說也漢用字無酈食其肌之下齊

任李斯漢用善本無酈食其肌之下齊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

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善本有也子又何怪

之邪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皇用

餘統指也子謂客也如環善謂諸侯從其言如環

制適魏聞燕昭王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

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平

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上

食其謂上曰臣詭齊王田廣以語曰以管窺天以

為然迺說齊齊王守戰之備語曰以管窺天以

蠡和測海以筵廷撞江鐘豈能通其條貫考

其文理發其音聲者善本無我

也銑曰管竹管

測量也蓬山木枝也撞擊也言以鐘其管窺於

天以蚌蛤量於海以木枝擊其鐘其管窺於

理不可通發心不可通也服虔曰莞音管張晏曰

規而求之以善曰莊子曰魏牟曰莞音管孫龍曰

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

不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子路曰吾

鳴鐘撞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由是觀之

譬由牯精鼯之襲狗孤豚之咋白虎至則

靡亡耳何功之有娘啾鼯鼠也孤豚小豬

以猶鼠之後也言今所答客言不能感發其意

亦言者蓋無功也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鼯

而曰今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

請容也言今所答以下愚之言以非此適是

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自謙不

惑於權變而迷

鮮嘲一首并序

楊子雲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皆用權勢天下傾附

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傳皇后哀帝母也兄明

父晏為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良附著

其勢者起家拔為二千石之位漢時雄方草

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

謂淡泊無為也謂雄造作大

善本有尚白歸道亦知染素於黑黑成則道

行世言尚白者識其道未行也服而善本無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

則己歸於休也世之人猶為人網紀若不善則止

也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夫不安國曰修為人網紀

世為也於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歷人之珪

儋甘都人之壽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折分也珪諸侯所執也

儋荷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

之珪以為上列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人

應劭曰文帝始紆青拖紫朱丹其轂紆帶

也拖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

丹以朱色飾其車轂也善曰東觀漢記曰

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觀漢記曰

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

上玉堂有日矣濟曰天子多忌諱而不諱謂法

令不煩苛也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

有日矣言久也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

黃圖有大玉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恭一

橫論者莫當闕也一從光謂辯辯速如電光一

生諸人主以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如此以

一秦王曰知一從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技葉

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向曰言其不能辨說

默而作太玄經五千文太玄經謂廣

大於老子玄言而文辭如技葉四布至於

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深者入黃

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作者入

無倫善本作者間字也纖小也太玄經文意有深

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無間然而位不

問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八卦無間然而位不

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良曰言兵位不

給事黃門郎而已蘇林曰擢意者玄得無尚

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濟曰拓落猶排擯也

如此也善曰拓落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善本無朱丹吾轂不知一跌覲將赤吾之

族也翰曰跌差也且富貴朱丹其轂若一逢

地赤謂往者善本一作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

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網向曰

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喻亂兵也

乃為七國然而秦強東制諸侯故別言之則

有六并而言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

天下並為戰爭之國也。保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
分爵位者善曰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此
謂齊燕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晉灼曰此
直道北四分離之音耳。離也。陽傳士無常君國無
定臣遷易不言君臣數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曰
得賢臣則國強人富失賢士則國弱人貧矯
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矯
翼厲翮恣意所存若翰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
而恣意飛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索詭或鑿
慕者乃下事之存故士或自盛以索詭或鑿
坏晉以遁昔魯君聞顏闔賢使聘之欲以爲
相闔乃鑿坏道焉坏室後墻也遁逃也服虔
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善曰史記王稽辭
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胡見騎曰為誰王
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寧匿車中

項穰侯過淮薛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是故
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是故
鄒衍以頡頏頑浪苦而取世資銑曰頡頏詭
書人所言詭異而多大人取資以為師學應劭曰
齊人著書所多大人取資以為師學應劭曰
仕齊至卿蘇林曰鄒衍著書雖奇怪世尚取以
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世尚取以
言資以避下文也孟軻雖連去蹇猶為萬
乘師齊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
也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善曰趙孟也蘇林曰
連蹇言語不便利也善曰趙孟也蘇林曰
曰滕文公尊敬師孟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渠搜西方遠國各也在西故言右應劭曰禹貢
折支渠搜屬雍州前番潘禺音愚國名也在
在全城河間之西

南故云前也應劭曰南海後陶善本作塗

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

北應劭曰遠國名也在北故曰東南一討官名也

淳曰地理志西北一候有門候所以伺候遠

國來朝之賓也候亦官也如淳曰微以糾墨

地志曰龍勒玉門關有候

製以鎖質鉄法方無反微繫也制衣裁也朕鉄皆刑

製結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微弩之微羊傳曰

不忍加之鉄鎖何休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廣

注曰斬腰之刑也

以歲月結以倚廬服居之倚廬是以善本無天下

親行三年服以示於人也善曰結曰漢律以為

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是以善本無天下

子卒晏嬰薨斬衰居倚廬是以善本無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

也善曰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家家自以

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徒合切士家家自以

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繇曰善本陶字皆古

之賢臣也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

也善曰尚書帝曰俞谷禹汝平水土惟時

懋哉禹讓于戴纒昔由善本岳纓而談者皆

擬於阿衡所說皆自擬也纒衣領也言衣冠者

謂伊尹湯之左相也詩曰贊惟阿衡左右商

纒與纒同纒所氏切詩曰贊惟阿衡左右商

王毛萇曰阿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衡伊尹也阿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者之臣也

得帝王道矣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吾

管仲字也善曰五尺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童子已見李令伯表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

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鳥乘去鴈集不為
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齊曰江湖渤澥天下
也四鴈曰乘鳧水鳥也以喻羣臣言朝廷之
多飛去亦不覺其少也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
其多去亦不覺其少也崖岸也海中曰鳥
飛鳥曰雙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
而周熾翰曰三仁比箕子微子也紂不用
已宗廟為之丘墟也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
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馬李善引伯夷與太
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
陽奈何得云歸周也揚雄言二老亦用事之
誤也善曰三仁微子比干也孟子曰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東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子胥死而吳亡種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善曰史記曰吳既滅子胥遂代齊
蠡禮在存善本作而越霸胥賜之鑄鏤令自死
後亡其國越王用大夫范蠡蠡二臣之計而
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聞乃歸與越平越
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五殺古入而秦喜
為質於吳後越破吳成五殺古入而秦喜
樂毅出而燕懼百曰五殺大夫百里奚也初
乃大疑燕昭王用樂毅破齊穆公與語
曰百里奚乃奔趙燕惠王乃懼善曰史記
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
之銀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
將而召毅毅畏謀遂西奔趙范曄以折支拉
惠王忍趙用樂毅以伐燕也

文選曰十五
十

力而危穰侯良曰魏齊答擊范睢折脅拉齒
曰危穰侯秦不忠遂拜睢為相代穰侯也
書晉灼曰招蔡澤以噤歎吟甚而笑唐舉曰
占拉字也唐舉相舉乃笑之噤吟甚而笑唐舉曰
蔡澤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
乃代范睢為相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
人熱視而笑曰吾聞聖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則非蕭何曹參張
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則不能安國
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徒謂文章句之
人也相言若當時無事則文儒
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患也故世亂則聖哲
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聖哲

不能獨濟故云不足馳驚謂奔走也
天下無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閑故云
有餘也善曰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
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
舉之憂故高枕而自適
夫上世之士或解
縛而相或釋褐而傳仲翰曰齊桓公於魯得管
殷王高宗得傳乃去其短褐而用之
糾觀也請君討之管召鮑叔師來書曰子
乃殺子糾于生竇不忽死之管仲請而甘心焉
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
於高俛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管夷吾治
帶索備禁傅巖武丁或倚夷門而笑
得之舉以為三
也為夷門卒見魏公子子無忌乃倚門而笑
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
之謀告無忌韋昭曰誠更還見嬴嬴笑或橫

史記卷四十五 蘇秦列傳第五十五

江潭而漁翰曰此為漁父也漁捕或七十說

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

或立談閒善本無而封侯之銑曰言立談

枉千乘於陋巷趙孝成王再見為趙或

弗得見從者曰齊桓公見小臣稷衣之曰三

傲爵祿者固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

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也善掃帚

皆燕其遊諸侯畏之是以士頗得伸其舌而奮

其筆翰曰謂人主貴也空竹隙蹈瑕而無所

屈善本作也言塞補人君之過也君雖蹈復其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師曰

不揖客持相不俛眉色曰不低眉下言奇者

見疑行故殊者得辟理殊也辟罪也殊謂與常

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韓曰同聲謂候眾

也故欲觀事變而適行之言曰言不敬奇異

也故欲觀事變而適行之言曰言不敬奇異

也故欲觀事變而適行之言曰言不敬奇異

也 嚮 使 上 世 之 士 處 乎 今 世 策 非 甲 科 行 非

孝 廉 舉 非 方 正 獨 可 抗 疏 時 道 是 非 高 待 待

詔 下 觸 聞 罷 又 安 得 青 紫 之 策 也 抗 舉 也 時 務

意 也 言 非 對 策 甲 科 孝 廉 方 正 之 人 獨 可 舉 而

命 不 用 又 安 能 得 青 紫 之 貴 乎 待 詔 謂 天 子 之

觸 犯 者 舍 人 然 甲 科 為 策 一 言 抗 疏 其 所 且 吾

聞 之 也 善 本 無 炎 炎 者 滅 隆 隆 者 絕 炎 隆 隆

有 盛 必 衰 絕 者 觀 雷 觀 火 為 盈 為 實 天 收 其 聲

地 藏 其 熱 高 明 之 家 鬼 瞰 其 室 良 曰 觀 雷 聲

然 天 盛 莫 測 其 聲 地 藏 其 熱 則 聲 熱 不 聞 見 矣 此

盛 少 衰 之 義 也 是 知 高 明 富 貴 之 家 鬼 神 窺

鬼 神 害 盈 也 雷 極 則 為 水 火 之 光 炎 炎 不 可

久 矣 亦 消 滅 為 灰 炭 之 實 也 攫 切 拏 切 女 加

李 奇 曰 鬼 神 害 盈 而 福 謙 也 攫 切 拏 切 女 加

者 亡 默 默 者 存 勢 者 必 已 默 默 守 道 者 必 存

也 位 極 者 宗 高 善 本 作 危 自 守 者 身 全 是 故 知

玄 知 默 守 道 之 極 爰 清 爰 靜 游 神 之 庭 惟 寂

惟 漠 守 德 之 宅 翰 曰 清 靜 寂 漠 皆 無 營 欲 也

善 曰 淮 南 子 曰 天 道 玄 默 無 容 無 則 老 子 曰

無 為 清 知 靜 為 天 下 正 莊 子 曰 恬 淡 寂 漠 虛 無

德 之 質 也 世 異 事 變 入 道 不 殊 彼 我 易 時 未

德 之 質 也 世 異 事 變 入 道 不 殊 彼 我 易 時 未

德 之 質 也 世 異 事 變 入 道 不 殊 彼 我 易 時 未

德 之 質 也 世 異 事 變 入 道 不 殊 彼 我 易 時 未

知何如殊若使言古人易居今世我人道大體不

時亦未或能勝之何如今子乃以鵠集而笑鳳

皇執螻鳥或能勝之何如今子乃以鵠集而笑鳳

也龜龍為螻蜥蟻之類也善曰孫卿雲賦曰以

不遇俞附附與扁鵲也悲夫善曰俞附扁鵲

甚不逢善醫亦可悲也善曰俞附扁鵲

鵠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扁鵲病不以湯

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濟曰靡無也言無此太

善曰論語曰必有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子揚

曰范睢善字本有之亡命者善本無也折脅拉

也微索刑具也善也免於徽索睢所拉齒齒即骨

也微索刑具也善也免於徽索睢所拉齒齒即骨

也微索刑具也善也免於徽索睢所拉齒齒即骨

也微索刑具也善也免於徽索睢所拉齒齒即骨

也微索刑具也善也免於徽索睢所拉齒齒即骨

也微索刑具也善也免於徽索睢所拉齒齒即骨

也微索刑具也善也免於徽索睢所拉齒齒即骨

也微索刑具也善也免於徽索睢所拉齒齒即骨

卷之五

十一

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陳蔡澤山東之匹夫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綺願折支頰達涕唾流沫憤西揖彊秦之相搯革其咽一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顛謂無鼻壘龍也顛口向中常有涕密流沫然能入秦高揖范睢而說之此得時也拊背猶隨其氣繼其跡而奪其相此顛欺甚切善曰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拜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其人蔡澤為相說文曰顛鼻也法西面也廣雅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曰咽嗑也嗑音孟蔡澤澤為相說文曰顛鼻於洛陽將都於洛陽也金華兵器也善曰

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華之事敬委無避也禮敷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事敬委輅革脫輓遠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之長安適也見高祖所都不便乃委棄其車見高祖言便宜高祖即日徙都長安此適時之務也輅謂以木當骨以輓車也不拔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善曰漢書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擾秦之固是曰卓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骨以輓車也論語摘輔五帝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漢朝承秦餘敝禮儀攷亂而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既定乃解去兵甲投棄戈戟遂

作君臣之儀也謂待所也曰臣願微魯諸生傳曰

子共起呂刑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

何造律宜也也銑曰呂刑尚書篇名刑法之重

暴漢興而蕭何制律法合其時壞刑宜也秦法酷

曰高書呂命序曰靡音漢書曰相國蕭故有

何家靡聲鄧展曰靡音漢書曰相國蕭故有

造蕭何之善本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詩

善矣律良曰詩非也言時宜不同故不用蕭何

切性或作繆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

惑矣善本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

乖字善本作矣有說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簡

則在矣清曰並言時異政理不同也前漢金

之周典也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必狂亂

詩成漢史金曰碑張安世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

法而行規矩不參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張良

也奇謂也功若泰山響若坻

曰天有女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

地音若坻韓子曰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

月之名地雖其人之贍善字

著於天地雖其人之贍善字

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事本

也聲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事本

也聲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事本

可為而為於明主之時則君臣不相違為不
 疑言必從計必用也時則君臣不相違為不
 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而強為之謂不適
 也若夫蘭先善本無生收功於章臺蘭曰趙
 璧而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蘭相如
 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璧有瑕欲指示
 秦王王乃復與璧令指瑕相如因不與之秦
 王竟不得其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收
 蘭生之功也章臺臺名晉灼曰相如獻璧於
 此四皓采榮於南山向曰四皓謂東園公綺
 等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
 高洛山中高祖時呂后使求之不來後乃來
 也與太子游也榮猶德也言呂后采德於南山
 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孫曰漢

武帝時射策甲科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也
 創業者也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
 山功甚多乃益封五千戶祁連地名孟
 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善曰史記曰
 弘至大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
 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良曰長卿至貧乃私富人卓氏之妻以用其
 財也竊私取也費財也漢武帝將賜羣臣肉
 食之東方朔乃拔劍割肉以歸其妻也炙
 亦肉也細君妻也善曰史記曰文君夜亡
 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僅百人錢
 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文君獨拔劍割肉
 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
 去太守宴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賜
 不待詔何無禮也按細君割肉一何壯也
 不多又何無禮也歸遺細君又何一也笑曰
 代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不僕誠不
 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其炙也僕誠不

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謂此並也默然清靜貌

答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翰曰或謂或有入也無功勞於時仕不當貴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

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志烈聖人不易其心

者蓋為求名於一時以振於後世項岱曰謂危義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道化也一
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具札志自然之論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唯貴得名耳故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銑曰太上謂太古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

背時而獨章善本作彰字良曰德者仁行功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言特盛功不得者其時也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管乃墨突不黔
棲棲遑遑憂時

之不濟也席不暇卧不安也突不黔不黢也
 也孔謂孔子墨謂墨翟也突竈孔也黔不黢也
 不暇饌食故不黑也棲遑不安善曰言貴及時昭曰
 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善曰言貴及時昭曰
 無黢也言坐不暇席也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子
 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由此言之取捨善本作
 也小雅曰除萬民之害由此言之取捨善本作
 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烈列善本作之餘事
 耳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劉向
 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
 也舍者守靜無為也
 躬帶紱冕之服曰帶曰吾子實謂主人也項岱
 夫之浮英華沈道德譬莫龍虎之文舊矣曰銑
 服也浮英華沈道德譬莫龍虎之文舊矣曰銑
 浮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間見其
 也事煥然其有文章久矣英華猶盛美貌譬

見也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久也善曰
 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
 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也其華湛
 曰沉字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孟康
 曰管仲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文章也善曰
 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也卒終也攄舒也
 如神龍舒其首尾振其翼鱗以遊於高遠也
 喻求富貴也項岱曰德舒也善曰翼鱗皆
 謂飛振拔洿也塗跨騰風雲而泥塗淺水
 於風雲之中也跨行也善曰說文曰洿濁
 水不流也使見之者景善本駭聞之者響震
 翰曰言富貴則使人聞見其影善本駭聞之者響震
 景曰言富貴則使人聞見其影善本駭聞之者響震
 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倫
 形聲也蒼頡篇曰駭驚也爾雅曰震懼也

仗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

振向曰枕經典而卧鋪詩書而居也紆屈也

無根帶謂無計切也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

思於毫芒之內精銳曰毫芒也宇宙也言天地造制也

史則舒意於天地之外精思於細小之內以

潛神默記巨善本作以年歲良曰巨猶終也

善曰事以終年歲也如淳曰巨音巨竟之巨

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

馳辨如濤波擗勅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見

最也後曰賈賈也言有器物不賣與富於已

言亦如濤波之源發行而才用不足於一世雖辨

事者為濤波劉德曰賈雖也如淳曰潮水之

漢書音義曰監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意者且

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

美謚不亦優乎宜曰實勸主人且為權主人

適由爾而笑曰適寬舒顏色之貌也讀若彼

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善本作利之華閣道德

之實守突善本作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視

白日也銑曰突謂幽深之小處也熒燭小光

南隅謂之突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與東

光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叙也良曰曩昔塗道

也也理也言周家失其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

也音務也橫齊曰言諸侯伯軌而行也方並軌

謂也項岱曰方并也軌轍也東西交馳於是

七雄虓交手關分裂諸夏龍戰虎爭輸曰七雄

燕韓魏也虓關猛烈也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龍以喻人君周易曰

激並起而救之向曰也救之謂救諸侯之

也危其餘燄遙飛景附雪輒煜育其間者蓋不

可勝載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也鏡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燄火飛

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恐殺魏
齊乃解棄相印與魏齊間行言以義相助之
間乃奪相印而去也善曰史記曰秦昭王
遺趙王言持魏齊頭來魏齊出見趙相虞
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夫秋發後曲感耳
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可說

之聲合之律度淫魏而不可聽者非韶夏
之樂也樂向曰秋聲也投合也淫繩邪音也
法度而淫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
也音律樂之大夏禹樂名項岱曰秋吟之雅樂
善曰投曲投不合歌曲也
李奇曰投曲投不合歌曲也
因勢合變偶善本字

時之會容善本字作移風易俗移善本字作風乖迕而
不可通者非君子之善本字有法也乎權勢合於
變通苟與時會者雖不通於政體蓋非賢哲
於道苟合目前此不通於政體蓋非賢哲

變之長法也項武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
變之請之事遇時獨暫得容也一本遇多為偶
容多及至從人合之衡音入散之為良曰關關
為橫從人謂蘇秦合六國以備秦也橫人謂
張儀佐秦散六國之從使棄君事秦也韋昭
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也
衡人散之佐秦者也
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游曰亡命謂棄君命而外游者也羈旅謂客
游不得志也漂說謂浮詭之言騁辭謂馳辯
謂之說皆從感動於人君也善曰左傳陳敬仲
曰羈旅之臣杜預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曰
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而商君說秦孝公用
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鑽者取必入之義
也如以鐵鑽之也服虔曰李斯奮時務而要
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
始皇向曰奮發也時謂致始皇為強暴之法項
岱曰奮發也時謂致始皇為強暴之法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李斯傳

為雄伯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風塵曰

顛沛喻危亂也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

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據徵堯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良曰言據徵

求富貴也一日言不久計也朝為榮華夕而

善曰言據徵幸而乘邪僻也

為善本作顛頽福不盈皆禍溢於世目匡曰皆

不盈目匡者言不久也李奇凶人且以自悔

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

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古國韓

韓非設辨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門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子楚不韋乃以奇物玩好以謂之曰吾能大子

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是以前仲

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也

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

氣浩然自放逸也善曰孔子云養吾浩然之

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善養浩然之氣取問何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矣

白也如天之彼豈樂為迂夫闊哉道不可以

貳也遠闊富貴之事蓋為入之道不可

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不成

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

徒也方今大漢灑所掃羣穢夷險芟荒

羣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荒

善曰掃字也即廓帝絃恢皇綱也

皇之綱紀也項岱曰絃張也皇君也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

義農規廣於黃唐規規也黃唐農神農也

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含之

如海養之如春良曰如海含養萬物納入也

謂之如日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臣聞帝

濟曰六合四方上下也

奉天子之化也韋昭曰天地四方也

玄德稟仰大和之翰道也稟受也言受大和平均

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枝附

問大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



葉者善本作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

川澤各得其言上下相親得氣者蕃滋失時

者零落失道者則去位也蕃滋盛也零落喻

失位也項岱曰蕃盛也零凋也言遇仕者參

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良曰參三

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之化豈有人事

而能知其厚薄之德項岱曰參三也言漢

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入所能論耶今

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毛

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濫而測深乎重

淵亦未至也翰曰登敦小丘也沈濫小泉也

大道亦如小丘小泉比度測量太山之高海

雅曰沈泉穴前出穴出也濫泉正出也

人既聞命矣翰曰周棄王霸起鞅斯說得

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行向道成名可述於

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

道政理之事言此不通臣所善曰尚書曰啓蘇
 理合於神明無所不通善曰尚書曰啓蘇
 矢厥謀又曰武王訪于箕子殷說夢發於傅巖
 箕子歸又曰武王訪于箕子殷說夢發於傅巖
 周望兆動於渭濱向曰殷王高宗夢發於傅巖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望於渭水之濱也野周文王
 所獲非龍非虎非魚非熊非羆非猨所獲霸王之輔
 伯果遇太齊審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公於渭濱齊審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眉垠道側見銑曰審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聞而納用之康衢道也張良步遊下邳圯
 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良受之後佐漢高祖定天下邳地名有圯
 水垠岸也善曰說苑陳子下邳地名有圯
 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羅也爾
 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歌桓公得之而羅也爾

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
 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
 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
 之策展無窮之勳也皆待天命是神靈之四
 匪詞言游談之所相信也試能立必成之計
 申其大功也建也信也試能立必成之計
 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
 儒林濟曰近者謂漢時也陸賈也賈著書
 講林謂三年不窺園井葦文謂著春秋繁露也
 帝林賈亥曰優游不仕也善曰史記曰高
 以失天下我所以待之者何陸生乃祖述
 仲舒以迄春秋為博士下劉向司籍辨章舊
 惟講誦弟子或莫見其旬劉向司籍辨章舊

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籍也分辨章句之司典

聞而法言又作太玄經深也揚雄著書曰十二篇也

籍書籍也詩賦每曰漢書曰老祿大夫劉向校

撮其吉意論而奏之曰法言揚雄曰太玄經

也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本苦奧言向

賈之徒所著述告及時君之意臻之於門闡

內所居室也言能盡先聖之大道者如入於

真善本無婆娑乎術藝之場貌也項岱曰婆娑

而發其文良曰言篇籍多如苑圃之育用納

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翰曰烈業也

也言陸賈之徒進紉文章發明天子之聖德

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若乃夷善

作伯抗行於首陽惠柳惠字降志而辱仕曰向

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

降志辱身而為仕也項岱曰柳下惠也顏潛

字不改其樂一簞食一瓢飲魯哀公西狩於

野曰此也孔子遂修春秋上自隱公終於

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善曰論語子

見

春西獲麟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聲盈塞

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善本有也字良曰

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之師以爲上也

表上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

洞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善曰周

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論語注曰方猶常也

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濟曰言文質同異各在

然也哲智也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大道此

王者所以爲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此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角

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

有異不合而退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

命供已味道之腴使俱反爾汝也天符天性

也膏腴項岱曰符全也腴膏腴也言以味道德

謂之天符桓譚言之師不道子雲動味通焉

也神之聽聖字作之名其捨諸鏡曰以精神

有善惡之名皆將捨之勿專於情也古代曰

有賢智君子之行如此神豈舍之乎時心福

神之聽之式教興汝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

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眊復示

不知其將含景雖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

長曰韞藏也言璧藏在中珠在蚌蛤之內

歷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部之則景曜英精

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人和氏得

其璞而符寶焉遂名而獻之成王使南子高

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珠後
 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恩名曰隋侯之珠
 善本作龍潛於潢汙鳥魚黿媒列之
 應字龍也潢汙小水也媒謂其慢也項
 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
 水謂之潢不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
 荒而踈擾皓善本字作蒼也謂天下八
 行也皓蒼天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
 天名也皓蒼天也善曰徐廣史記注
 同謂之是戕持故夫泥蟠盤而天飛者
 作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
 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顯用後亦終
 理而剖之知其寶也知卞和隨隨使也
 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良守明道也
 章明

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
 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也
 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
 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
 之道久而章遠而隆也君子若乃牙曠清耳於
 管絃離婁目於毫介樂者離婁目明者善
 能察毫末也管絃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世
 秋毫之末介也善曰經子董無心曰離婁
 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
 善射者推專也絕妙也技能也般輸工巧
 者也推專也絕妙也技能也般輸工巧
 作弓後有楚孤父以其道傳并弄傳途蒙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良善御
 王

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三十斤也軼過也鳥獲壯士力
牛千鈞也拉舉也三十斤也鈞也項也軼過也
王良善御馬也樂伯樂穆公時人也軼過也
王良善御馬也樂伯樂穆公時人也軼過也
斤曰鈞千鈞三萬斤也善曰呂氏春秋薄
疑說衛嗣君三鳥獲舉千鈞又况一春秋薄
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和鵲皆善醫者也石藥也研謂范蠡之師也
言秦秦伯無涯畔善曰左氏傳云晉侯求醫也
於秦秦伯無涯畔善曰左氏傳云晉侯求醫也
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於會稽之
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
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中世走亦不任則技
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
於彼列故密爾自誤於斯文稱也猶今人之
也下走然也則問也彼列謂牙攬研桑之徒
也密爾近也斯文請文史之業也服虔子走

孟堅曰謂世善
曰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
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
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

流兮揚素波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

草木黃落鴈來宿
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

施樓故號曰樓船列女得津
吏女歌曰水場波兮杳冥
歌善引植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
哀多也善曰列女傳陶少壯幾時兮柰老
荅于妻曰樂極必哀來陶
何不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 督郵曰督為彭澤令是時郡遣

郵向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
田園因序曰命篇曰歸去來
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小
日春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
事順心命篇
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良曰蕪謂草也

式微胡不歸式微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

獨悲濟曰思求於祿故形屈而馳役此我自

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悟已往之不諫知

來者之可追而翰曰心悟已往之不可諫

將歸去是追改也善曰論語楚狂為官今

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寔迷途

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道路尚猶未遠可早

迴也謂休仕也善曰迷途已見丘遲與陳

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迷途已行年六十而六

之所始特所非五十九年非也今舟遙遙以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舟銳而歸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許微良曰欲暮也路遠近也熹曰毛詩曰

亦熙熙字謂其所善居衡門屋宇也載欣載奔曰

喜而至也其所善居衡門屋宇也載欣載奔曰

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三徑就荒松菊猶

存翰曰昔蔣詡慮居幽深開三徑潛亦慕之

求仲從之遊元卿舍中三逃唯羊仲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酌庭柯以怡顏

柯樹技也怡悅言其技柯相掩覆以爲可榮

君岳康贈秀才詩曰怡酒盈樽倚南窗以寄

傲到五審容膝之易安

雖設而相關成良曰言田園之爾雅曰堂上謂

郭璞曰堂下謂之門外謂之庭中曰庭謂之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善本作

觀也濟曰善杖以扶老弱周流而憇息也矯舉

逸楚辭注云無心以出岫鳥勸倦字本作飛而

知還岫曰言自喻心不營事自爲縱逸言鳥

畫飛勸而暮還故林亦猶景翳翳以將入撫

人畫日出勸而暮還故林亦猶景翳翳以將入撫

孤松而盤桓桓向曰撫攀也謂貴其堅貞故盤桓

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歸去來曰

方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兩相遺復駕言兮

焉求親絕交游也桓子善論曰子公孫穆屏

也難知也故其絕又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

我何求者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

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良曰有事謂耕

所居之西也疇田也善曰說文曰話會合

一達井為疇注曰或命巾車或棹孤舟也言裝飾

其車或舉棹於孤舟將游行也善曰孔叢

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

注曰巾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

猶深貌窈窕以波之也謂行船以尋之也崎嶇

也窈窕山道深僻倉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向曰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

銘曰涓涓不盈江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曰大戴禮曰死也言感吾人生行將死也郭璞

子遊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乎寓形宇內

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也良曰寓寄也曷何

俗之心任性去留也善曰尸子老萊子曰

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

去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三十一

期子濟曰帝鄉仙都也 善曰孟子曰孔子傳云歌
曰天下如欲何之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
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
堯曰乘彼白雲至帝鄉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云
耜音茲協韻 翰曰懷安也孤獨也言安此
所執之杖於田以除田中之草也 植杖謂插其
草也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淮南
子要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
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
曰植其杖而耘毛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向也 東臯營田善曰阮籍奏記曰將耕
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 聊乘化以歸盡
樂夫天命復奚疑運銑曰聊且也乘化謂乘其

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莊子曰生有所歸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翰曰家語云卜商字子夏

侯師善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良后曰關雎篇名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
用之邦國焉風風也上去平教也 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向曰中謂中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去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
聲聲成文謂之音銑曰上下相應曰成文也
角徵羽也聲成文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翰曰天下無主兵故正得失動天
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濟曰近也先王以是經夫
婦成孝敬良曰經厚善本作人倫美教化移

風俗翰曰厚謂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
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決諫立詞曰主文雅謂
之譎也言諷人君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自戒故曰風銑曰言者謂諷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
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翰曰變其風國史明乎失得善本作之跡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良曰苛也吟詠情性以
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

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謂之風齊人謂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
之雅雅者正也見向曰形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也言翰曰政則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
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善本作也翰曰
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
始也善曰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
南言作自北而南也自向曰周南篇名善曰

化從岐周祗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
道王化之基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
世基本也善曰先王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翰曰哀念也善曰哀蓋字之也而無傷
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善曰無傷善之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向曰漢書云孔安國以述尚

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

守善

注同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符信印璽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也齊曰倫次也誥言也揆致也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良曰地萬物之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翰曰志之書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若孔子向曰孔子即安國十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良曰言見史籍之不能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翰曰刪謂刪略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良曰讚述也黜述職方以除九丘向曰職方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翰曰五典也訖至也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是以垂世立教向曰芟夷也芟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除之如芟荒草而平之也有浮豔之辭如刀翦而

也世謂之宏也垂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也也諸康誥之類也

有百篇名如此略舉之類也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

以軌範也範法也恢大王之制坦然明白可

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三朝曰孔子弟子也徒眾

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

士逃難解散濟曰逃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

屋壁向曰先人中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

旁求儒雅以闡大道曰闡開濟南伏生年

過九十失其本經口傳授裁二十餘篇以

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至魯共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

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向曰科斗也王又升孔子堂濟曰王即聞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

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翰曰言時人無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

隸古定之良曰言隸古者削古文更以竹簡寫

之翰曰前漢時猶未有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紙故曰以前漢時猶未有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
 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
 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
 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濟曰悉盡也送
 也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
 傳良曰承天子之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
 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采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由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翰曰據拾傳解也約法約也敷布暢
 通厥旨音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暢
 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向曰冠正也言
 也序既畢濟曰言定篇已會國有巫蠱事經籍
 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巫蠱謂時江死誣庚
 子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奏
 也以遺後世也貽遺也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元凱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杜預字
 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
 郎平吳有功加特進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
 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
 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特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
 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
 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良曰錯雜也年
 有四時但舉其
 春秋以立名不
 必兼言冬夏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
 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
 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竹曰大竹曰策小
 竹曰簡木版為牘孟子
 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去而魯謂之春秋
 其實一也鐵曰檮杌乘皆
 春秋之別名韓宣子適魯見易

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善本有也字
 言知周室為王之所
 申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
 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
 書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以上之人也赴告
 謂有事則來告於魯乃為策簡而書之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
 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銑曰志
 記也上以遵周公
 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
 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濟曰害亂
 也刊削也其餘
 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

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
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
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
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
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
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良曰略不能盡舉
為舉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說也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將令學者原始要
終尋其技葉究其所窮說曰究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履而飲之使自趨之翰曰使學者優

些既得若飽而履飲其自趨進道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
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向曰凡猶
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
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說
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皆據舊例而發義
幽隱者使開之闡明也指行事以正褒貶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諸稱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
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
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

之也通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

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

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

起義在善本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

人梁亡城綠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

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

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

諱辟善本作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

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

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翰曰楹屋柱也五曰懲

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

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

而長之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也附于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將濟曰假設或有人問春秋以錯文見義錯曰

也若如善本作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

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翰曰然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

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

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

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
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
丘明之傳有其善本作所不通皆沒而不說翰
詩十數家所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良曰膚淺也言諸家乃更淺引公穀預今所
以訓解春秋是足以自亂終無益也以為異濟曰言預今所專修丘明之傳以經
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
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
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然劉子駿
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

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
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
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銑曰違謂分經
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
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
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
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
同之說釋例詳之也良曰詳或曰春秋之作
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
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銑曰孔子卒

所謗云丘明為素臣為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

王魯危行言遜以辟善本作當時之害故微

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翰曰至獲麟之

而左氏經終孔丘卒向曰至孔子敢問所安

鉤曰安何也言取答曰異乎余所聞翰曰所言

問所以何為也與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

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

以為感也絕筆於善本作獲麟之一句者善本

于善本

無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善本

字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

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

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

胤也良曰言隱公是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

開中興濟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天

道之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同曰弘大則

西周之義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翰曰西周謂

時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

成王義垂法將來銑曰會所書之王即平王

合也

也所用之曆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則善本作

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尚曰答上或

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之意也子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

所以章善本作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

遠辭約則義微良曰旨此理之常非隱之也

聖人包周身之防周徧曰言以忠信禮樂既作

之後方復隱諱以辟善本作患非所聞也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

也患非我所聞也子曰欲善本無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

天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為臣禮於孔子孔子

為亂逆之道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

通論也銑曰此亦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

致麟既以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

誣向曰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途知

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春

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翰曰言作

麟之時則文之終篇亦止於所至於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

面曰吾道窮矣言此事虛說亦不可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一首

善曰賦榮緒晉書曰左

皇甫士安

良曰晉書云皇甫謐字士

讀書常患風痺不疾行又醉著作不

忘寢食舉孝廉不疾行又醉著作不

玄晏先生曰

清曰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

也善曰謐自序曰怡志乎學而自號玄晏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

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善

四十九

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
謂之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
辭必盡麗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然則

美麗之文賦之作也善曰法言曰詩昔之為

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善曰法言曰君子或曰君子

尚將以貫善本字之王教本乎勸戒也善曰

曰九切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

焉周監二代之質之體百世可知善曰夏有五

二代之質無備也監兼也善曰夏有五

乎歌殷有湯頌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國之

文選卷之十五

五十一

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善一漢書曰古

者所以孔子純取得詩失自詩人之作雜有賦

體子夏序詩善本作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

者古詩之流也善曰兩都賦序曰至于戰國

王道陵遲風雅寢頓銑曰頌於是賢人失之

謂賦作焉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是以

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良曰炳

善曰西都賦序曰文童炳存其所感咸有古

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

之首也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

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

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及宋玉之徒淫文放

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翰曰言後

言過其實故有誇侈爭競之文風雅之則於

自此而起風雅體失自此漸長風雅之則於

是乎乖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伊

麗人以淫賦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

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

類濟曰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

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

聯駟不足以載廣廈善本作接榱不容以居

中榱榱口充滿也廣廈大屋也其中高者至如

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

融廣成王生靈光謂向曰馬融作廣成頌王生

殿賦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

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初極宏侈之辭終

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賢

以約簡之制後魏曰宏大煥乎有文蔚爾鱗集

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良曰蔚爾文盛兒鱗集

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馬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難蜀父老曰鱗

集仰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濟曰常產謂

流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善曰周易曰方以類

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曰翰

司馬長卿揚雄之儔所述物色非本所出也

中城謂中國也長卿賦上林而言盧摘夏熟

揚雄賦甘泉而言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

玉樹青葱是也

之士雷同景善本一作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向曰祖法也構合也言後世士人法學相如

以合其文章者如雷聲發而衆蟻同啓若影

之附於形如水流一過不復反矣如此亦久

也景影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矣善曰徐

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

碑曰聖形表而景附謝沉後漢書序曰士庶

流宕他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昔也潰

龍也圯毀也毀裂謂也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

武撥亂擁據函含夏也良曰孫劉謂孫權劉備

中國也善曰公羊傳曰撥故作者先為吳

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

良曰作者謂左思也瓌美琦大也

善曰埤蒼曰瓌璋珍琦也而却為魏主述

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

禽善本作滅比亡國而魏氏善本無以交禪

比唐虞既以善本著作逆順且以為鑒戒

漢書曰其誘逆之理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

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行濟曰梁岷二山名

大也衍考分去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

荆之分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揚

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星土辨九州之地

荆之分屬吳也常參蓋州分餘皆屬魏分也

物之生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

宜封域又曰動物宜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

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魏曰言二國不可與

都則不義也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

其聞其義也謂其所習穢濁一聞義事若洗滌

公曰成也善曰史記曰太史家自以為我土

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良曰

皆善矣良善也人作者又因容善本有之辭

止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

披圖而校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善

曰左氏傳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也體國經

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銑曰按憑也禮曰唯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侯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焉太

今集者但收其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志也夸猶極也漢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弱冠登朝銑曰大志

榮緒晉書曰榮早有智慧年二十時也善曰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

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止弱冠登朝歷位二

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崇善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

官禮去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祖善曰魏太

文曰非至親之篤遂肥遁於河陽別業肥良曰

美也言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陽

利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柘木繁依

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濟曰樂近也舍謂屋

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翰曰觀家素習

技頗有秦趙之聲報向曰技樂也善曰楊惲

有琴書之娛銑曰出謂出游也弋取鳥也善曰

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又好服食咽練伊

卷之四十五

氣志在不可傲然有陵善本作雲之操向食

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志也

曰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既

奏大人賦天子曰曰諷飄有凌雲之歎勿復見

牽羈婆娑於九列濟曰謂仕宦如以物牽引

列九卿也時崇為太僕卿善困於人間煩

黷常思歸而永歎國語注曰黷也善曰賈逵

求之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善曰琴操思歸者

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

故制此曲向曰儻也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樂

善本作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

聲而播善本有絲竹也周禮曰播布也以

文選卷第四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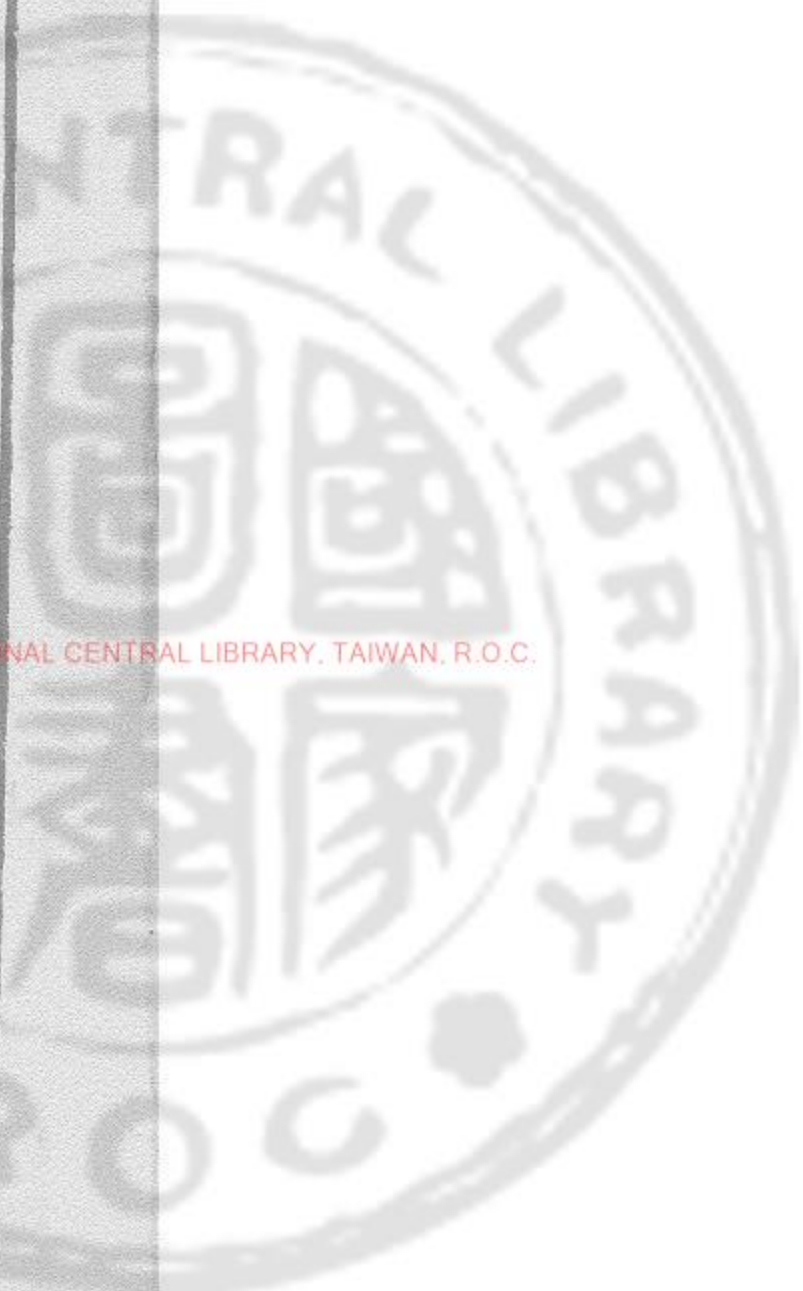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是齊王問自辨其功有篡位

之心作此賦以諷之終不寤矣文選但錄其序不載其賦善賦



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固於賦呂

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

列子陳駟揚朱孫臏王彥倪良此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向曰

立功者逐事為宜故云不一也善曰左

則修心以為量者存乎我於心而潤其

進是非故德聲常存是以存乎我也

成務者繫乎彼以良曰立功於人

物者豐約唯所遭遇濟曰域謂身也善曰言德有恒

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

至域便止功無常則落葉俟微颺善本作

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

之感以末君曰雍門周以琴亦能令人悲乎對

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乎上曰孟嘗君之後墳墓

生荆棘游童牧豎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

亦如此乎於孟嘗君琴瑟遂感而泣出承睫

而木也雍門周為之鼓琴遂感而泣是琴之

感以末也善曰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

草木遺霜者不可以遲風拒子新諡曰雍門

令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

其養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下有所悲乎於

鼓之徐然太息涕承睫而末下雍門周引琴而

而就之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
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
之業言遇時也善本無言遇時也善曰向時既向
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說苑
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論語子
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故曰才不半古而
曰德斗筭之人何是筭也
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善本有也字
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也
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也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歷觀古今徵一
人之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良曰歷編也
謂伊尹周公止善曰夫我之自我智士猶
孟子曰彼一時此一善曰夫我之自我智士猶

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濟曰自我
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統以爲
敗累昆蟲之徒亦有此情也善曰孟子曰
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天下亦爲
我物也何則我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
鄭玄曰昆蟲也明也
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
物隨其俯仰翰曰挾帶也勳功也神器天子
隨其心意以爲俯仰其光暉承其顧眄故萬物
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善曰老子之心玩居常
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
才表善本有哉向曰心玩其所欲以爲常安
也功在身後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
才輕也善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等令

從設承意陷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主於不義乎也言生人所大惡害是君子小人

期猶同也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

所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而良曰忌人盈滿

則鬼神害之也鬼神害盈而福論左氏傳狼噬也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論左氏傳狼噬也

害上志有之明堂則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

大節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

傳仲尼曰操生殺之柄不可以假人之勢也左氏

也政之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袞服荷戟

立乎廟門之下援元旗誓衆奮於阡

陌之上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有

大逆後任也漢宣帝時代太守任宣謀反

執伐立於廟門之下以待天子欲報父讐乃

也引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讐也阡陌道

之弟懷將殺王辛曰讎乎漢書曰宣帝祠孝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漢書曰宣帝祠孝

昭廟旌頭劍挺地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輿

車馬驚於是召梁立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

誅使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宣坐謀反

入廟居郎問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

覺伏誅蘇林曰袞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

自下裁物者裁尙曰異世所聞將讐乎於君者

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善曰成於財

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下善曰成於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尸廣樹恩不足以敵

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

傷其手斲曰大匠為斲固其直也天子在上

宜故為斤斧傷也故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

天下所誅也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

其手不傷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

寡人所主所不久堪大夫曰甯氏不由公族由

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不能久堪其忠臣見之慷慨

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是以君爽快

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齊曰君爽快

快於高切善不悅公旦之舉也快快不悅貌

公旦周公不悅疑周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也高平

至邵公不悅疑周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也高平

師師側目博陸之勢翰曰漢丞相魏相討高

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善曰尚書序曰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

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心歲代章

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

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

師相尊法也漢書曰霍光為得陸侯見而成王不

遣嫵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善

本善

字者與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

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羣臣之謗疑恨周

公於懷嫵疑吝恨也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

文選曰十六

五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嗟乎光

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善本作

焉鏡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

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善曰尚書曰

大位其功厚也至死不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

皇宗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可以艱我李陵

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濟曰周公為羣叔懼

故皆時危勢劣方而得自全則伊生抱明允

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則伊生抱明允

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翰曰

伊尹也文子越大夫文種也伊尹也允信也太甲於

抱滅吳信之功或以嬰誅戮也越大夫文種為越

自殺齒及也言明所疑也善曰尚書曰太

此而既死弗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

有伊尹少禽禮記孔子曰種者本楚南邳人也姓

文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讒大吳七術寡人用

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為我從先王之齒利

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篤厚

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利親大德至忠如

此之盛也銑曰謂伊尹文種霍光也尚不能取信

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

鳥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銑曰言聖賢

也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其可存者

也書曰不善乎衆多之獄上又况乎饗高大名以

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聖哲所難平者

哉良曰饗貪也易難其志不易以為忌富貴

而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

而孰能去功與名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

以求安也濟曰權勢過甚則求安之先也禍積起

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翰曰不知此理

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

向曰言見百姓謀已崇不積之威蓄積也言無積

德也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公待於堦墮市宮懼

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

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賈買物

也賈買也善曰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

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良曰震懼也言使人

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象心日陵直危

機將發而善本有偃仰瞻直躬謂足以夸世

齊首曰或樓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笑古人之
未工忘善本字已事之已拙道未盡善也而
不知甚工善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
同曰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是以事窮運盡
必於顛仆音赴傾也顛風起塵合而禍至
常酷善本有也字良曰風起則塵飛而合
哉謂李斯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頂岱曰
起以論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
去蓋為此也齊曰過已謂虛有太名而才不
是也踰亦過也量才重也蓋謂

此也者謂顛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曰翰
人情有所惡心有所欲此入之大端則賢愚
所共然善曰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而游子徇善本
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字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
分唯此而已向子曰游子謂游宦
也徇求也夫蓋世之業
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
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鏡曰借假也伊
人謂有功之人
也言假使功成之入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
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
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羨矣善曰漢書
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已見上

文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
 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
 寧得自引深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
 風俯冠來籍良曰魏巍高六貌洋洋美譽也
 也冠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濟曰
 謂好也德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善本作逸
 而名愈劭善曰小雅曰劭義也此之不
 為彼之必昧也向曰此謂退身然後河海之跡
 埋為窮流一簣之釁善本一作積成山岳
 矣大罅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
 若長惡不改如一簣之土漸積以成山岳之
 大善曰論語曰譬如一簣之土未幾一簣止吾

也止名編凶頑之條身馱荼毒之痛豈不謬哉
 也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
 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毛詩
 寧為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善曰風俗通
 掌歲時禳除疾病禳者絜也於水上
 盥潔也巳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祉
 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期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
 招魂被除不祥也續濟諧記曰晉武
 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
 蒼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
 乃招攝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迄勝
 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
 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洽小生不足
 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

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
 泰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
 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因其
 處立為曲水二漢相公皆為盛集帝
 曰善賜子野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
 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
 夏王義恭禊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
 作詩詔太子中庶
 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翰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
 於溱洧二水之上執蘭招

魂被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曲水
 者引水環曲為渠以流酒盃而行

馬是時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
 三日飲于樂游苑且祖道江夏王

義恭禊陽王義季
 命延之為序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

之情不一也向曰方策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
 詠也皆帝王宴樂也善曰禮記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

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
 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

歌詠之不足磐金曰鐘毛詩序曰雖淵流遂往
 詳略異聞 餅曰淵流本源也詳略論說也言

權變源流遂往而論說其源者所聞不同
 善曰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

秋序曰史有文 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
 質辭有詳略

尚其道神明其位 良曰宅居衷心也極本也
 言天子居天心立人本莫

不崇高宴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明敬也
 善曰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

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為國擇國之中而
 二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

文選四十一

人其德神拓洛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善本

也言廣世葉以遺後緒使堅萬代而成乎大

道也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蕃衛王家垂

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家垂

固萬有宋函夏帝圖弘遠翰曰函夏中國也

漢弘大也善曰楊雅河東賦曰函夏之大

乃授帝圖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定向

猶定天下也大道造化萬物以得其所者言

高祖規矩同於大道也善曰宋高祖也左

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郊鄆莊

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司馬龍曰造物者

為皇上帝以敷文承歷景屬宸居銑曰皇上謂

景明屬繼也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文之

德以承歷敷助繼先帝位也善曰皇上定

文帝也尚書曰敷哲文昭又曰天之歷數在

爾躬景光景履連也典后曰高光二聖宸居

其域蔡邕曰如北辰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

兆在焉良曰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相陳

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漢言宋作將與周

漢同也宋為漢後故云宗漢言宋作將與周

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正體毓德

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承繼天子之體以

禮記曰君子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

禮記曰君子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

中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班
昭應山瀆效靈而不錯亂也星也昭應謂明

四瀆也效呈也言五岳四瀆日影也其神靈以

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

漢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五方雜遝合四隩六來暨國也雜遝人物

衆也四隩四方蠻夷也暨至也雜遝人物

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

殷而四隩來暨選賢建威則擇之於茂典

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銑曰建立威親施

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義行可

法則者施命謂行命也酌取也故實先王之

道也善曰左氏傳士會曰楚若之舉也內

姓選於親外姓選於會曰為若之舉也內

毛詩之序曰能酌先祖之定以養天下國不滅

刑仲謂於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大予協樂上庠

肆教行也大予樂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

有虞氏曰天子樂官禮記曰章程明密品式周

備祖命張倉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

河內太守明密品式漢書曰國容眡令而動

軍政象物而具翰曰國容百官上下之儀也

不能入軍軍容之威猛也善曰司馬法曰國容

勤宰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

采遺於內戒向曰歲戒也言太史之官祚戒以

則太史書論之校文講藝之官謂輶車朱軒

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者銑曰輶車朱軒使

能幸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於遠方

魏禮記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

章校理秘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於同異揚雄

曰秦常以八月輶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

待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賴莖素纒昌并柯

蘇履厲雷遠則張博望則賴莖素纒昌并柯

共穗之瑞史不絕書白曰賴莖素纒昌并柯

於國史禾也皆太平之言瑞也言棧山航海踰

沙軼日漠之貢府無虛月山濟曰棧道遠方之國

也航踰度沙漠來貢上於府庫之內每月無絕

之於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

是海矣揚雄交州箴曰烈燧千城通驛萬里

翰言郡縣多也千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

之西迴面受吏之商南蠻也內首迴面皆賓

胎為臣也稟朔稟正朔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

化善曰穹居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

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義新曰海外遐方迴

育內嚮漢書曰印笮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安

請而異人慕響俊民間出音銑曰響慕德

班固漢書賁曰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尚書曰

曰於周用康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警

蹕清夷表裏悅穆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

蹕清夷表裏悅穆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

蹕清夷表裏悅穆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

善曰既弭警蹕清夷也於中宇張樂岱郊

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也縣都

洛邑用樂祭泰山南郊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

樂於帝庭咸池之野增類帝之壇善本字作飭禮神

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天翰子曰

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者

望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

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賦之

清日躔直胃維月軌青陸之向時也此躔謂三月

星次胃維星之軌行畔也青陸東道也言立春

書曰日月從東道也言月行於此躔也禮記

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

安之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皇祇

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言春時是天地發

生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周禮曰

辰日也善曰皇天之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

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

降兮浴靈舞爾雅曰春為叢生禮記曰后王

命冢宰降德于象兆人又曰思對上靈之心

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曰思對上靈之心

以惠庶氓善本作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

戒告之良曰言天子思答上陽二王于邁出餞

使布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乃與羣臣出餞

願望也邁行也善曰二王已見上文毛詩

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



禮曰小臣戒盥者鄭玄曰君以有詔掌故爰

命司歷之濟官也掌故善曰封禪書曰司歷知命掌故

儀善翰曰洛昔者周公禋飲于洛南除輦道北

清禁林子向行除道也禁林苑也左關巖墜

右梁潮源橋也言潮水之陞阪也梁略亭皋跨

芝廙苑太液懷魯山上良曰亭皋謂野作亭也

此所游之處陵略於上林之也大也漢武帝太液

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為苑色懷其高

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

墜阪也上林賦曰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洛神

賦曰稅駕乎衡皋秣乎芝田澗書有太液

池松石峻堦葱翠陰煙葱翠青色也高峻也

山中游泳之所擯萃翔驟之所往還游泳

也龍也擯萃集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徹

也翔驟也擯萃集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徹

音計也向曰離宮天子出遊之宮設衛宿衛

也徵循也向曰離宮天子出遊之宮設衛宿衛

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徵道綺錯之旌

門洞立延帷接牙善本以旗為門洞通也

各相對迴行而立之善曰周禮曰王相會而

迴杆也杆即牙也善曰周禮曰王相會而

重杜子春曰閱水環階引池分席也良曰閱

也

杯也席謂水分流各至席坐之所謂流春官聯

事倉靈奉塗濟曰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

謂前驅而青道然後升秘駕胤緹兮騎搖玉

鑾發流吹金吾騎秘駕胤緹兮騎搖玉

吹始簫之類也善曰言春官聯事以供職

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

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

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

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

舟鷓首浮吹以虞龍天動神移淵放善本作

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行從多貌行所即游

所也九族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天子以天下為

家自謂所居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

為行在所居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

俄軫虹旗委旆旆也委安也臨幄坐於

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琴纒肴

款速芬藉觴醕亦泛浮良曰款芬魚肉曰肴菜蔬

維何魚鱉及魚其款維何維筍及蕭鄭玄禮

旨酒也醕醕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

以珥毛為幢者皆樂器也善曰古妍歌篇

妙舞歌於陽阿沈甚三禮圖曰筍虞兩頭並

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

爭節再奏為師曠清徵之曲而延一奏有玄鶴集焉

一奏九成並曲名善曰韓子曰師曠奏清徵

物鳴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

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顯頌作六龍文飾轡

青翰侍御濟曰龍文馬名青翰船名御泛也

魚目鄂君乘青翰之舟沈新波之中華裔殷

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靜裝藻

野袷服縵川也統曰華裔內外也殷威也鶩奔

色美人裝服映其川野成其文藻雜色也縵雜

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

核服文臺之繁彩也故以殷隱賑軫外

區煥衍都會善曰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翥賦曰

然曉離上膺萬壽下禔祗百福當也膺而筵

稟和闔堂依德良曰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

和報以禔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

中外禔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

赤日也遷疾金駕控駟聖儀載行天向曰金駕

子也謂聚其駟馬將焉而行也聖儀天張鈞

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濟曰張既並歡也

侯之所也在洛陽艷宮周康王朝諸侯則設以

樂也縣懸也此蓋數未至中國之兩京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振輿言於

楚子康王有豐宮之朝之方且排鳳闕以高游

開爵園而廣宴翰曰鳳闕名爵園並

善曰關中記曰連章園臨北道銅鳳在並

命在位展詩登善本作志則夫誦美有章陳

信無愧者歟何曰楚子問孟子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也言其敬鬼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

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善曰楚辭曰展詩

以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左

何傳曰楚子木問趙孟孫武子之德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銑曰齊武帝永明九年三月

融為序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

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良曰易豫卦

樂崇德象則易象也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

鈞天乃天帝舞也天子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馬謂飛龍喻天子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氣中駕則也善曰周易豫卦曰先王

日我之張樂已見上文周易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莊子曰天子乘天地之正而銜六氣之辯行

行如千里郭璞曰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

域黃帝也言黃帝問道至一之正道以奉天謂

遙游貌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亦之阿善也體

善則大謂堯也堯出遊見四子於姑射然宵

之山宵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也射然宵

馬妙寂寥其獨適者也言黃帝及堯皆求道

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天下同之也

宵耿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善曰老

子曰玉侯得一而天下正高書曰唯辟奉天

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

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

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

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民陽宮然喪其天下見

馬號為兩龍乘游於瑤臺之上以饗諸侯百

官也瑤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

馬以游行天下也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

也言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

地之上也言此二主有宴饗則大樂之野夏

萬人之樂也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

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戴馳載

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

於晉之墟作焉瑤臺於水之陽穆王八駿上

以望四野乙丑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

毛詩曰野乙丑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

子於此百姓聞王與馬之音與羽毛之義父

樂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濟曰握機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也也創歷改正朔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執天下

期雷風通饗也雷風通明殿期祥瑞見昭華之

太室明室之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幽明

賓客之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之時也

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日祀舜為賓客禹為主

人樂正進贊曰維十月五日祀舜為賓客禹為主

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之時也

賓客之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之時也

太室明室之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幽明

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幽明

期雷風通饗也雷風通明殿期祥瑞見昭華之

太室明室之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幽明

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幽明

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昭華曰舜時西王母獻

世曰善喜之字言此二寶徒歸于齊也攸所

方曰幽圓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公伏

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公伏

云吾周謹來受命願獻時兩論語識曰仲尼

不將來告帝期尚書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

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革宋

受天保生萬國受天命以天子也度洛邑

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坳燈之慙謂卜度邑

都也言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丘而歎恥者

以至伐昔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

行亳都至大坳而名齊受宋禪讓之位而無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勳受之命前息皆無也
 善曰周書武王
 先王成湯保生商入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
 乃永敷曰嗚呼不淑方天之對自鹿至于丘
 中具明不尊帝王世記曰湯即天子位遂遷
 九鼎于亳至大坳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菟
 紹清和於帝猷顯懿於王表猷道也紹繼也
 也表外也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駿發閑其
 遠符定爾固其洪業向曰駿疾聞於天下故能
 謂安遠方之祥瑞也詩云天保之爾亦孔之固
 粹之德繼於天道揚子雲劇秦義新曰鏡淳
 代咸有顯猷法言曰昔在瑞之為神明主河虞
 商曰咸帝德著者未開王表者禹毛詩曰天保定爾維
 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閑私又曰天保定爾維

亦如武王繼文王之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
 道故云運聚下武王之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
 之英風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也昭章雲漢
 暉麗日月德也昭章雲漢喻文牢籠天地彈
 壓山川猶曰彈壁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
 柔遠布柔安也澤普泛善本作而無私法
 舍弘而不殺蕭翰曰聖人好生惡殺也皇帝善曰
 廣子宣遠以太子即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
 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武嗣文也禮
 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
 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

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
周禮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准南子曰帝者
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
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
昭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綠圖曰女聞偃
兵建文化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綠圖曰女
昭道普化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
亨又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著
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猶且具明廢寢晷忘餐夜及明不寢以憂
國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之翰治人
政負重而履冰恐有覆敗也秋駕天子陷於
奔馬於秋恐有覆敗也秋駕天子陷於冰若御
善曰具明已見上尚書曰明文王之自朝至
中晷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
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
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

夜夢受秋駕馬司馬彪曰朝師師曰今將可謂
教子以秋駕馬司馬彪曰朝師師曰今將可謂
魏弗與蕩蕩誰名廣遠之稱言高大之貌蕩蕩
德人誰能與之比秉靈圖而非秦涉孟門其
也何險向曰秉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不
之難子之為秦者蓋憂天子位也言不
孟門山如孟門之行亦不以為險志憂人
之有民無能與焉春秋漢含季曰天子南
蕩乎民無能與焉春秋漢含季曰天子南
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
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
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嶮矣曰儲后
睿哲在躬妙善屏質銑曰儲后太子也內
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斧藻

謂善修飾也。言炳丹青道潤金璧。丹青道潤金璧。濟曰言也。璧潤金也。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龍樓曰。漢太子門名也。向豎謂文王為至太子至門外朝於王季問於內豎人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胄為上。故云。齒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向世祖立皇太子。究盡也。漢書曰。蕭子顯齊書曰。副君尚書曰。審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德之新也。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飾。者應劭漢書曰。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淪乎滄海。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淪乎滄海。

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喜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璧漢書成紀曰。上喜召太子。季如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不。如何。周禮曰。鳴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祭鬯一明堂。月令三善。論曰。周官有闈門之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論曰。周官有闈門之禮。經曰。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一人。曰。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事。親者耀。若夫族茂麟趾。宗同磐石。跨踰展昌。姬韜軼炎。漢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同。如大石不可轉易也。鑿跨踰越也。昌姬文王也。韜軼過也。言齊帝之火。德稱炎也。昌曰。善曰。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鑿石之宗。春秋錄曰。圖曰。蒼精布。惟或幽而光。身觀漢記。序曰。漢錄曰。圖曰。蒼精布。惟或幽而光。

文選曰。卷之六。三。昌

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

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良曰元宰謂之

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踵以黃金為之黃

悅故詩云蔽芾周公召公分陝界而洽人皆歡

允信也皆用人得賢才也仕官信能當施惠之譽

比有繼踵毛詩曰維師尚父周易曰齊之臨金鉉

鄭玄注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舜

自公而南故繫上周公甘棠勿翦勿伐召伯

召公而南故繫上周公甘棠勿翦勿伐召伯

所及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

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

髮以陳德來仕尚書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

朱第勿斯皇室家君王者也翰曰珪璋王名

也朱第官之服飾也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

言為臣皆親密於君一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

又曰朱第如璋如璋令問望本枝之盛如此稽

古之政如彼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

曰帝堯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

草萊樂業守屏稱事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

之用故致之使休息和平也草萊謂山野擇樵

之時會天刑善百姓休和人樂業左氏傳君子

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引

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良曰蜀公孫述潛稱帝

於蜀公孫述潛稱帝

CENTRAL LIBRARY

目盲後也言今時伏誅永乃引鏡自照曰時清父

聽乃隱者堯以天下讓許由而無逸人也沈冥

謂疾病盡除也善曰譙周考史曰公孫述

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皇以南證高士傳曰

堯發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南證高士傳曰

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沉冥侯巴曰嚴君平

常病不事沉冥而死亦潔矣毛詩曰考盤在

陸碩人之謂賢人隱居而離之適也毛興庶

曰軸病人也謂賢人隱居而離之適也毛興庶

舉孝歲貢作善於外府署行去議年日夕于

中甸外府曰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之殿最議

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盈于畿前

之中也善曰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

蘇林曰有懿稱明德者遺詰曰五百里甸服年

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俗章禮官也倫次也

言各有次序以正風俗也明帝曰漢書曰李

氏傳曰勛為光祿大夫公以明帝立摠章觀荀

律呂檢校大樂摠章大夫吹八音與律呂乘毛

詩序曰先王以是厚入倫義教化移風俗崇

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崇

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官也崇文成均文學

齊禮樂之先善曰魏志曰大明帝置崇文觀

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

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弟挈壺宣

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良曰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

之事朔月初也靈臺觀懸象之所也笏者所

之

以書記事也珥執也形赤管筆也善曰周禮夏
 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子體
 有靈臺者所以觀視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
 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
 惟帝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服衮珥形史
 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
 藏室道家蓬萊寒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曰
 後漢賈宗為冀州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
 以自掩蔽多舒緩衣長者褰去其節度皆新其衣裳
 太守俗多舒緩衣長者褰去其節度皆新其衣裳
 令去地三寸以便於事危冠壞冠也空履後漢
 書曰賈宗為冀州刺史當遠視廣聽斜察羨惡何有部升車言曰刺
 史當遠視廣聽斜察羨惡何有部升車言曰刺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震
 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
 單衣令短離地說范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
 弊履影搖武猛扛鼎揭渠旗之士輕便貌扛
 穿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
 丁白揭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百人能扛勤恤
 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能扛勤恤
 民隱糾述力王隱述遠王大隱惡也言憂勤
 天語祭公之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
 傳曰王謂糾述文侯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
 以綏四方糾述文侯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
 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也濟曰隼鷙鳥
 也墉墉也隼人於平人之間也堯時大風為害
 上諭除凶人於平人之間也堯時大風為害

堯使舜繼之於青丘之澤大風伯綴射也
 遂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綴
 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作也毛詩
 曰大風不仁者遠矣禮記曰舜有天下選於
 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舜有天下選於
 讒羨聞攘爭掩息苗翰之曰讒謔之人在朝
 朝亦無聞也羨無也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
 掩息言無也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
 無或攘殺曰稀鳴柝流於砥路鞠茂草於圓
 扉盜發而擊之也今稀鳴謂少盜賊也砥平
 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中也言時無犯罪者
 皆久空故養盛草於獄中善曰荒文曰
 柝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柝鼓又
 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
 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
 者年闕市井之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者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老人不
 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
 好宮隣昭泰荒憬切九永清夷濟曰推齒小子
 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皆謂得其天性也
 翰曰昭泰之治荒遠之國感盛德而清平也
 善曰昭泰之治荒遠之國感盛德而清平也
 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者宮隣金
 為隣堅若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與
 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侮
 食來王左言入侍詢蠻夷國也離身反踵之
 君髮側首貫冑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離身反踵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國家拘係以

翰貢賦也善曰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
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食
食局書曰東越海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
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漢魚鳧
明是時人氏推警左言漢書曰南越王
明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
一郭為嘖曰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
子注曰反踵國名其入反踵皆彼其畢高
子曰三苗鬢首山海經曰有貫胷北向也
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
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
自真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
生是為貫胷之民俞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
趙岐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其義
軍老曰願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父老曰願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文選四十一

二十一

絕而文鉞碧罽之琛奇翰善本善芳之賦良

善芳遠國異鳥名餘皆遠方物之寶也
曰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
石為寶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為
孔安國尚書傳曰督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
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罽其長
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
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子晁曰奇幹亦北狄
芳者鳥名不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
昧不忘也善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
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故
牛也又曰渠搜獸也盧國獻純牛純牛小
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犬也飛食
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
白茲白者若馬銀齒食虎豹
物郊虞遠方之溢滿於府藏也充物滿也

文選四十一

二十一

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官善言遠方所敷奇禽

澤之官也掌山軌躅本直綠切善相尋鞮丁譯無

曠不絕也軌躅行跡也言萬物貢獻之樂也譯

四夷之語而宣之者言四夷獻樂譯言歲

聘禮曰賈人啓積取圭垂纁而受宰晉中俾

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禮記曰

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日一尉候

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輶埋麟麟之輶

綏而旌卷悠悠之旆也麟長也長輶也綏車

不用也繩也旌旗也悠悠旆旆垂卷言皆

一候禮記曰書曰揚雄解朝曰東南尉西北

輶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毛詩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旆四

方無拂勿扶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拂亂也偃息革甲也辭軒去兵車也金刃兵器

也皆銷毀罷去之示不復用也善曰局書

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

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

天瑞降地符升慶也天瑞謂甘露也地符謂

和同天瑞符澤馬來向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

降地符升澤馬來向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

則馬出器車出曰銑曰器車瑞車也善紫脫

華朱英秀曰禮斗星瑞草也華秀皆花也善

政太平則遠方神獻其未英紫脫宋均注曰

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

植則濟曰黃帝有屈軼草出於階若佞人入朝

曆草滋翰曰堯時有冥莢一葉生於階有十五日

落一曆草也滋茂也餘善曰田球子曰知日曆故

子奠莢生於庭為帝成曆書云潤星暉風揚

月至良曰暉明也風揚謂和風也月至謂月

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青

右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斗威儀曰嘉

至朋友有舊內外有差月行則其為之直月江海

呈象龜龍載文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

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方握河

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黃白方握河

沈璧封山紀號石字本作邁三五而不追踐八

九之遙迹河記也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為

九謂封禪七也邁遠也三謂三皇五帝世紀曰

是也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為太山考績燔柴禪

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禮記

法明周召之業八九於往系踵黃帝之靈矩功

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

德者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予曰

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典曰周公作樂

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能上能樂

雖優遊暇豫與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

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

德者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予曰

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典曰周公作樂

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能上能樂

雖優遊暇豫與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

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

德者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予曰

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典曰周公作樂

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

開謂主生也言春氣主生萬物也惟詞也條風春鳥也

左氏傳鄭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

上巳日見上文毛詩曰同律克和樹草自樂

向曰太史掌六同之律以合陰陽之聲六律同謂

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高書曰八方

春和時草木羣生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

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被不祥也蕩動也肅也表謂歌詠先王之德也

行仁惠之令助飭養物故去其威嚴之法也

於水上也

善曰禮傳曰禊者潔也仲春之時

邕月令去肅急禮記曰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

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

今行慶載懷平圃乃睭芳林芳林園者福地

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

丹陵地名堯所生處也若水名帝顓頊所

生處也皆非江東之地此義而比之也

嶺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

高帝舊宅齊有天下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春鳥也

呂氏春秋曰顯項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
 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登為帝又曰
 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
 也呂氏春秋曰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
 悅兩引之曰輒知樂而喜貌也殷或為啟
 賢雙之妻曰輒知樂而喜貌也殷或為啟
 求賢四妻曰輒知樂而喜貌也殷或為啟
 董周原如飴膳 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
 卑緬及翰曰豐邑漢高故也言皆以豐譙為狹
 居魏武帝故里也褊小也言皆以豐譙為狹
 陋善曰漢高祖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
 豐人魏太祖譙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
 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鹽雲構作宮也將造中
 必求中和也經處猶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
 法正日影日也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
 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
 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揆度之位飛觀高臺也神

行言高若鬼神所行也毛詩曰行也雲構言高
 與雲齊也善曰毛詩曰行也雲構言高
 神行莫我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離房
 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
 榮抗立也跨道也榮屋檐也言近池水構屋
 擔於水上也銘曰層樓通閣祭闈曰百室離房李
 左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祭闈曰百室離房李
 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
 峩以崇岌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
 榮屋也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飾也鏡
 虹謂飾虹貌之文於窗也綺疏窗也渠中生
 言水繞於階故云浸蘭泉於玉砌也玉者美
 播景也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綺
 疏外陳張衡七班曰迴蹇掃其寮蘭泉注幽
 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陸玉砌玄栒雲阿幽

于左鐘明謂初曉時也暢通也善曰停七萃

連鑣九旂由齊軌濟也九旂謂壯勇士也鑣馬

有七傳曰天子賜七萃之車郭璞曰善曰周穆王

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旂連鑣文穎

豈釋誨曰羣車方奔于建旗拂蜺揚旆振木

險路安能與之齊執旗善曰東萊賦曰龍輅

聲象振山木而動也善曰東萊賦曰龍輅

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曰秦魚甲煙聚貝胄星

離善字作重英曲瑤之飾絕景追善本作

風之騎為向曰魚甲以鮫皮為甲貝胄以貝珠

追銑曰重英絲畫之矛也曲瑤車蓋玉也絕景

畢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

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昭灼

甄部駟祖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昭灼

也光明也甄部長陣也駟駿良馬也函列行疾

速之甚善曰孫子兵法曰長陣為甄魏都

賊曰冀馬填廐而駟駿局易曰長陣為甄魏

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駟駿局易曰長陣為甄魏

隱隱紛紛軫軫難得而稱計隱聲也紛紛

軾石雷駭嵒嵒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車轟

軾石雷駭嵒嵒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車轟

鎮淵淳孫音序兵法云其鎮如岳其淳如淵也

鎮淵淳孫音序兵法云其鎮如岳其淳如淵也

鎮淵淳孫音序兵法云其鎮如岳其淳如淵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單罕石
昏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淳嶽峙
昏遠容

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

看芳醴任激水而推移穆和也式潤澤之貌也

容之儀用有次序也言循環流波坐而天子所

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環行也蕙芳皆言香也

看酒也任用也推移猶循行也蕙善曰孟子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穆然

見於面趙岐曰晬潤澤貌毛詩曰天子穆穆

又曰序實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日

蕙有蒸芳蘭籍子虛賦葆陳階金匏在

席戚奏翹舞籥動邠邠詩人向也邠舞所以障舞

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也謂將至于夏也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為葆也邠舞行

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

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

籥章掌土鼓翬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翬詩

以迎也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叢參

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翰曰弇州之山有

其聲皆曲以度伶倫樂人之音也黃帝使伶倫取

竹塤谷吹之以為黃鐘之音也參差笙曲名

王子仙入三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丹是

識歌舞至於妙靡名帝江善曰楚辭曰丹是

夫君兮未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

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

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清善本作歌

有闕缺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

之壽向謂羣臣也銑曰上天子也景大也

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與曰
 闋終也芝辭曰瑤漿密勺實刊觴燕禮曰
 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
 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景信凱燕之
 存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
 滋方渥良曰凱歡也詩云魚在在藻凱樂飲
 中義也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宴羣臣嘉賓之
 露之滋方渥喻君恩已被露矣居留也滋潤
 也渥厚也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
 缺詩曰嘒嘒鳴食野之東嗎收之桑榆毛詩
 東魯漢記光武曰失之東嗎收之桑榆毛詩
 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善
 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允四十有五人其
 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
 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升

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今王儉也薨謚曰文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由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依魚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其先謂始祖也自秦至宋國史家謀

協詳焉善曰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

甘露元生也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

海內冠冕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弟

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銑曰利者利

文選四六

三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道行善言曰左氏道者世祿長遠如天運之利博
也莊子曰天道運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
無所積故萬物成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
誓以淮水工人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所佩刀
或以刀歸遺別駕王祥而謂之曰苟非其人刀
也晉時王導渡淮使郭璞誓璞告之曰若離
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善同良注之曰若離
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盖有助焉向曰翦王
翦也並為蔡將行殺伐故云止殺言云以殺
止殺終無犯者漢朝王吉為諫議大夫吉子
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蓋仁道所助也
善曰史記曰王翦者穎陽人也事秦始皇使
翦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
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漢書曰王
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
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

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
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
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
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善本無
踐得二之庶庶善字無幾幾善本從木輪曰誕
五百年一生賢人其中聖賢未生有命世之
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善曰周易
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
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而末嘗復行其殆庶幾乎不
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夫之於幾故有
復善得之於二嘗復行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
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星銑之相垂芒謂發
秀也精星也保仲弓詣穎川荀季父子德星
為之聚此皆賢人之應也言得此一精則蔚

然容而起為帝王之師也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

讀是則為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

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之良曰淵角山庭賢人

也衢術皆道也言入雖欲望其道其道幽遠

常不能見者如觀海水莫能至波瀾深淺者

也際至也善曰論語撰考讖曰顏回有角

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

曰子貢山庭斗繞以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

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孟子

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

趙皮曰瀾水大觀其瀾也波瀾也

濟典曰宏大也載籍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

名山之旨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

史記也古義也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

匱難近世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

王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遺黨錮

隱於海上又通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

九百餘篇司馬遷諸名山曰沈鬱澹雅之思離堅

傑誠著此書藏諸名山曰沈鬱澹雅之思離堅

合異之談離其堅者使不堅辯其白者使不

白合其異者使同離其同者使其異也

曰楊雄為方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

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說長明仁義之行

以同異離黃所以為紉也黃白相劍者曰白所

柔則鏡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利劍也莫

不摠制清秉遠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
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
讀是則為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
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之良曰淵角山庭賢人
也衢術皆道也言入雖欲望其道其道幽遠
常不能見者如觀海水莫能至波瀾深淺者
也際至也善曰論語撰考讖曰顏回有角
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
曰子貢山庭斗繞以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
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孟子
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宏覽載籍博游才義
趙皮曰瀾水大觀其瀾也波瀾也
濟典曰宏大也載籍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
名山之旨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
史記也古義也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
匱難近世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

也絕遠也言此道術固乃通人君子所能兼
也固非其致心絕遠之境也然其不可窮究
者其唯神明之用者乎非此所能論之
曰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秉為心之
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
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
乎言難測也衷中然檢鏡所歸人倫異善本
心也虛明亦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異善本
字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善本無自函善本
字洛不守憲章中輟濟曰函關謂長安也
亂不守二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
也言曰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
記曰憲章文武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
典未補大備茲日翰曰晉朝賀循明三禮為
林之次也言賀蔡二儒尚有闕典未補者而
公乃能備修於此日也

賀循字彥先博覽群書充明三禮為江東儒
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穎川荀
顛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
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明各有名
蔡氏儒雅荀葛清廟補至若齒危髮秀之老
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至若齒危髮秀之老
舍經味道之生向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
之稱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
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
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猶古言經可謂至
德相也答楊雅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
址頭入宗自同資敬不北言上老子之徒莫
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
君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
乃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禮性託夷
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

未嘗留心也善本無也字良曰夷易也弘

在言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俗

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在

小也俱以善曰習藝者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樂

廣者稱焉期歲而孤叔父曰空簡穆公早所器

王樂者稱焉期歲而孤叔父曰空簡穆公早所器

異也曰期歲一歲也言公一歲喪父故云孤

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為賢也善曰蕭子顯

齊書曰王僧虔兄弟信綽之了儉又曰世祖即

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

訓皆折衷仲於公翰曰志學年十五時也折

制度也羽擗賦序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志于學羽擗賦序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之性豈伊梓奕雅之體無待韋弦向曰

駭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

而三答之何也商子曰吾二子南山之陽有木各橋

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也於是

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

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

橋梓而王公也夷牛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出

董安于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

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汝郁

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操聽察曾何足尚口

應文選曰十六

四十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驚即在傍曰何其言對太后也食之餘如月之初瓊
太驚即以傍其言對太后也食之餘如月之初瓊
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年六歲襲封豫寧
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
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良曰言二公
祖之業為侯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
者也應咽謂悲甚不能言也組綬所以繫印
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弟士流涕
嗚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
不能勝初宋明帝居藩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
協及即位有詔毀發善本作舊塋投棄棺柩
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
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濟曰誓不遵奉

也請也翰曰太宗則明帝也無以奪謂位其所
請也翰曰太宗則明帝也無以奪謂位其所
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
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
行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善本作尚
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向曰尚
徽年號也初請元年也善曰吳均齊春私
曰宋明帝太始中徐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
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蒼梧王
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
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
七略更撰七志銑曰言其修書史也晉朝荀
依劉向別錄整理書籍亂者以為中經又李
充字弘度為著作郎是時典籍混亂除煩
劉歆以類相從分作四部言儉采削之依前漢
劉歆九流七畧之書又為七志之書采拾也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刊削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荀勗字儉公曾撰定元
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儉公曾撰定元
書監與中書今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
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臧榮緒
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于時典籍混
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混
秘閣以爲求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
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蕭子顯齊書曰乙部諸
漢書曰劉涪校墳籍撰七志四十七卷上表獻之
有六藝略有術數畧有詩賦略略蓋嘗賦詩云
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詩賦略略蓋嘗賦詩云
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
迹生民屬心矣良曰伊尹也呂太公也翼
而百君故有應合時務之心迹時司徒袁粲有高
世之度脫落風塵善本作塵俗粲字景脩順帝

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左軍解
交書曰雖欲虛詠豪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善
無盡在是矣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
字無盡在是矣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
曰宰相之門也枯柏豫章時粲位亞台司公
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向曰年謂
貴賤也侔抗平也善曰春秋漢合季曰
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
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婁敬曰將軍欲比隆成
唐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
蓋尊然及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
黯與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
足之戒善曰從言翰曰要約也歲暮之期
其滿盈也善曰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
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年歲已晚也老子

曰知不足不厚 蔡荅詩云善字本作老夫亦何寄

之子照清襟 夫子曰老子即謂儉也亦何猶無也

託賴夫子見我而清心也 寄服闋拜司徒右

長史 司徒曰儉遺所生母憂服闋也 出為義興

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 良曰課考也最第

課聯最章 昭曰農都尉大司農奏 還除給事黃

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

清公 善本字李重之識會無之者公也 翰曰

也魏毛玠言公清識鑒之理並於古人者儉

為縣吏善曰魏志曰毛玠初建以玠為尚書僕

射復典選舉傳揚晉諸公讚曰三戎為選官

待之各得其 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

辭不拜 職固辭此官而父言父始終經任此

顯齋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中無侍中以父

凶巫蠱事業上召僧綽具言之劭於宮夜饗

得僧綽所啓密以啓聞頃之劭亂檢太祖巾箱

害馬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 補太尉

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 銑曰聖武謂

業謂征代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將立王

命進太祖太尉聖武謂齊高帝也于寶晉武

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子

太王肇寤寐風雲寔資人傑 銑曰寤寐風雲

基王迹寤寐風雲寔資人傑 銑曰寤寐風雲

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貧人傑也智倍萬人
曰傑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觀之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
饋不絕糧道吾不如子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三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是以宸居膺列宿之
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本
作初建良曰宸居天子宮也膺當也列宿帝
字謂賢才可以佐輔天子者符應也善曰
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
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
佐之才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祖位相國為齊
公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
濟曰宋帝以齊高帝為齊公宋末艱虞百王
為立百司臺晉故云齊臺也

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翰曰艱虞猶荒亂也澆季謂末世也
澆溥紊亂軌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自朝章國紀典
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
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善本字神無滯用太
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向曰章章程紀綱紀也彛常也典常
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受命也建元
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瓊郤烏
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良曰言
選事如故請前領吏部也濟曰漢獻帝始
置左右僕射以營郤為左僕射分司謂分主

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
澆溥紊亂軌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自朝章國紀典
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
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善本字神無滯用太
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向曰章章程紀綱紀也彛常也典常
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受命也建元
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瓊郤烏
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良曰言
選事如故請前領吏部也濟曰漢獻帝始
置左右僕射以營郤為左僕射分司謂分主

司也晉朝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時稱清
平言自營郤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譽德
望所歸者信在於儉尋表解選翰曰言尋上
也允信也善注同

也選事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

故固解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

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善本作

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

尹善翰曰丹陽帝都郡名也六輔殊風五方

異俗謂曰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郡相近也

京兆馮翊扶風開六輔善曰漢書曰五方者

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不依聲訓教也言

CENTRAL LIBRARY

而夏謂近也其道善曰楊雄與桓譚書曰望風

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居也故至今謂之

夏楚也類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

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荆兄曰後漢許

殺代其讐操兵將殺世荆乃跪曰今願殺我

以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賢君何敢

相侵遂解劍而去跪即拜也前漢韓延壽為

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訟曰延壽乃自悔責

不閉爭不出視事於謂是訟有相責讓終前郡

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

濟曰前郡尹謂前丹陽尹温温字太真劉恢

字真長也鼎彝皆器也有大功者銘之於上

隱晉書曰温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

平蘇峻之亂滅榮緒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

國入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

銘者論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以
 祭器左氏傳滅武仲曰大伐小取其勞而酌以
 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攸猛虎行曰無
 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垂素尚無
 終喪臭味風雲千載無爽翰曰臭味繼溫劉之迹而為
 若始臭味風雲千載無爽雖千載亦無差矣
 滋尹丹陽虎雲龍同氣相感馨香慕其遺化如
 也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
 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
 言也類之相感也王逸曰風至龍舉而景雲從
 介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
 則景雲覆物也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
 之輔其類也扶親加吊祭表薦孤遺遠協神
 期用彰世祀向表言儉親自吊祭溫劉二尹
 日鬼神之間用明代盛德必百世祀善時簡穆

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

不許銑曰簡穆公儉叔父僧虔也儉少失父

齊善有勅不許慕謂哀慕也善曰蕭子顯國

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華夷曰

謂華夏四夷慕國家道義經典之師為人表

法允茲其才望羨實也善曰漢書平帝曰

詔校書置經師易獲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

林宗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勅復官

善本服今却居官故云復官領國子祭酒

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

掄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怨裴翰曰魏

CENTRAL LIBRARY

究州刺史嘗作一明狀及去留挂於官第九
 所用物必皆呼為服也王遜為上洛太守家
 有私馬十駒留之以付郡謂所產故也捐棄也
 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淮
 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乃戒其乳婦其
 轍中乞留霸君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其
 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自葛
 百姓曰君何後子人皆以此相怨怨陽不
 來為我除害也胥相也言儉鮮丹陽尹百姓
 亦如此戀之善曰挂狀未詳餘同輸注姓
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
金蘭子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
尊訓學也穆羨也金蘭喻聖也蘭喻香也
日蜀志曰諸葛亮與金蘭微書曰朝廷年十八
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招王問於郭
隗曰寡人也我入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
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
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

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又領本州
 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太中正頃之解職銑曰頃之四年以本號開
言銑不久也

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將軍曰本號謂衛
將軍也善注同

愈遠大典未申濟曰愈益也大典重位也
善曰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

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六年又申前命**翰曰前
可踰君子之終也

官悉如故善曰**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
儀同三司之命

向曰固辭也吏部選任之事也重違頻不許
辭讓之請也善曰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

漢書曰揚賜讓還侯**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
爵朝廷重建其志也

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銑曰
和

矯為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
子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專獨也

勗遷為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
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曾勗字
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追恨怨
於遷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慙而追恨怨
者愧而銑注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也善同銑注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之有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也善曰晉諸公
讚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悉改宣法
於是人奔競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濟曰
品求者深厚難知欲合前人之情故宜易失也
賢和也厚善曰拒子新論曰九人故宜難極也
難知也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
常為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
若使前人論語其事深在善誘之道也弘善
也善曰論語其事深在善誘之道也弘善
無訟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向曰提執也允
乎也曹善曰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
言選曹以善材授官也衡之平也所以平輕重也

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拔
孫綽王蒙誅曰提衡左府舉直閑邪拔
字奇取異興微繼絕居其職諸侯公卿有
微者與之緒絕異者繼之善曰王隱晉書羊
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豈不
愧知入之難哉興微即興絕世望側階而容賢
也論語子曰興微國繼絕世望側階而容賢
侯景風雨式典良曰側階下階也言其禮賢
也淮南子云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也
法也言發法此事以爲帝典也善曰燕丹
太子謂魯哀公曰衛太子太子曰慶足者國
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
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
也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
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也軫痛也儲謂太子

CENTRAL LIBRARY

子也。鉉，耳也。謂三公也。善曰：漢書：「廣曰：六子國儲副君，周易曰：『昂，金鉉。』鄭玄尚書注曰：『昂，三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

相功。善本作女寢機而已。我翰曰：秦大夫百之春者，不相送杵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為之輟機，言儉之薨也。豈直如人思之，功孟君臣所共痛傷也。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輿者不相杵。』劉紹聖賢本記曰：『子產治鄭二十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故善本有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以字。

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為友。衣冠之禮，故衣冠之士痛深也。以其則教義之禮，故衣冠之士悲纏悲纏謂纏繞心也。邁，越也。砥礪，

石也。所以磨利其器也。喻利人無航船也。所以濟乎大川，喻濟人也。沒世遺愛，言死後而人思之也。蓋反謂益於朋友之道也。善曰：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多聞古之益反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善本無。

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銑曰：羽葆，班劍，並襲節之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八十人也。善曰：漢官儀曰：『班劍者以虎皮好聲色，未嘗遊宴衣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遠也。言有貧素之人必出財以賑其

卷一百一十六

急遽也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

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從耳目則百度惟貞論

吹子於是造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姜謂不好色

也門多長者重賢良也姬姜美女也善曰

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稊樵善曰

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

長向曰不說已長也善曰善曰孝經援神契曰

而或之終不顯已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

所短濟也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柔私

持論謝承後漢書曰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

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弘長

風流許與氣類於天弘大也許與謂招引也氣

類謂同氣相求方以道聚也言招引道義之

士與已同也善曰撞道鸞晉陽春秋曰謝

安為桓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

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範即營氣類經

緯士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言雖寒門後進

必加善誘之道使修行其業也夫子善曰三輔

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

昂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翰曰昂勉也

實雲也價義也期契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

業高遠如天雲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

急遽也

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

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從耳目則百度惟貞論

吹子於是造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姜謂不好色

也門多長者重賢良也姬姜美女也善曰

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稊樵善曰

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

長向曰不說已長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

而或之終不顯已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

所短濟也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柔私

持論謝承後漢書曰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

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弘長

風流許與氣類於天弘大也許與謂招引也氣

類謂同氣相求方以道聚也言招引道義之

士與已同也善曰撞道鸞晉陽春秋曰謝

安為桓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

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範即營氣類經

緯士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言雖寒門後進

必加善誘之道使修行其業也夫子善曰三輔

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

昂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翰曰昂勉也

實雲也價義也期契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

業高遠如天雲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

丹青之龍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向曰各

之聲類曰銓所雅以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

處薄者不怨其少銓曰言前識者道之華而

患之始是以大文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良曰

夫處厚不處薄也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良曰

知止知行窮涯而反也善曰莊子市南子

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善曰莊子市南子

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善曰莊子市南子

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善曰莊子市南子

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善曰莊子市南子

日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其

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改善本樂思我民

譽緝熙帝圖濟曰民譽謂善曰禮記曰王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

見上文已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

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翰曰張曹

衰也二人爭論禮義之事也荀摯謂荀顛摯

四取法則於後世奕差淵深也善曰深意而

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

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

以絕毀實亂道之路滅榮緒晉書曰太尉荀

甄先受尚書郎擊虞計論之虞表所宜增損

整目改正禮新昔異狀九十五事左氏傳晏

裕制心垂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

寔寄宏略指謂授指揮也寔實宏之大也授理

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積於心所

為必決則神思無忤往也前事感其無是已

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

良曰隳絕也容諂謂媚何而容也人無若皆

理常可干善本造理臨事每不可奪濟曰

也干犯也言至於大體之理性多寬和故約

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翰曰不以廉謂

大也不以容非謂不容人非也

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接物魏志

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

後漢書郎顛章曰陛下寬弘容非

端歸之正義向曰異端謂非常之事為善

端歸之正義者故攻而伐之使歸正義人善

於富貴之宗而時務簡略絕素所不習

漢書曰嚴安徐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

樂上書曰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

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理之專獨為人所尊

獨也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

謀成心濟曰懸遠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

潘岳碣曰三宰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

也紀說古問也言儉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

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環向曰文案多而自

積習以成奸偽矣善曰漢書曰張湯務在

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畜筆削之刑懷

輕重之意銚曰畜積也筆削謂遷易其文不

善曰漢書曰今有司請定刑刑即削筆即筆

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劾欲先白公象理

照物動必研幾善本從木之理曰研幾謂研

文選四十一

五十一

善曰晉中

與書謝安石上疏曰夫易所以超極深研機當時

嗟服若有神道當時之人既研幾而服之若則

神以神道善曰周易豈非希世之

儁民瑚璉之宏器善曰盛泰稷器也

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

何器也曰瑚璉也曰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

奉名節迄將一紀銑曰此任昉自序情也

迄謂太祖曰二年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董

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善本之作之榮鄭

璞踰於周寶山良曰東陵謂盜跖也自謙不才蓋見

推譽為美亦如一言譽盜跖乃齊於伯夷也

盜跖賊也伯夷貞節人也鄭人謂玉未理者

為璞周人謂鼠未腊為璞周人懷璞過鄭買

曰發買璞乎鄭賈曰腊為璞之出其璞不之乃鼠

也周寶周之義玉也言濫叨以顧盼則榮過

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善曰路粹為

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言之譽者竒有餘

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

東陵之貨財也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謂之君也

馬鹿曰東陵名今屬濟南也吾師老商氏三

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

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

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

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

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謂而取

高誘曰璧琬琰在西北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曰弘璧琬琰在西北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善曰曹植祭橋玄文曰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銑曰禮闈尚書省也

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瞻

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善曰禮闈也

入廟仰視棟宇見几筵君以公自幼及長

述你不倦翰曰述作文史詩賦也

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

已哉濟曰該及也所有述作言行軍國大事

色也善曰說文文章以為縟采手縟采雜

向曰統序也綴賞追賞也無地謂不擇地遇

統體而錐楚朝羣才漢魏哀作曾何足云善

本善

又有曾何足云一句善曰楚有屈原趙昉

嘗以筆札見知善本以字薄技效德陸機

表諸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唯南子曰齊

以行楚市南僚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

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銑曰貽遺範

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為如干卷善本如干

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善

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字無之

字無之

字無之

字無之

字無之

文選卷第四十六

文選卷第四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四十七

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揚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

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襄因奏言襄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

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向曰王襄為益州刺史奏褒有逸才宣帝乃徵之既

至帝令作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良曰旃者難與論綿帛也言夷狄負氊服毛

之麗密也贊 羹菽含 善本作 糗 去者不足與

以為純絲 論綿帛之麗密也應劭曰不知純綿

論太牢之滋味

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

也 飯者不足與說太牢之滋味也 今臣僻在西

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蓬茨草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

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

庇其蓬室若廣廈之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

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

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抒情素 濟曰王襄奏

微之故謙云不充厚望不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

充打申也善曰戰國策蔡澤說應記曰翰

則為此頌之記也上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向曰恭敬惟思也言敬

春王正月公即位

始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

之位者一曰漢官解故天此五者

正者氣之始春者四時

也曰善三曰漢官解故天此五者

正者氣之始春者四時

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

施普

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

趨進舍退

器用力少而就效衆亦清如

任賢人多也

就成則不費人功衆力多而故工人之用

器也

勞筋骨終日矻矻人苦骨反也

如淳曰亦如國之用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

撲清水淬

其鋒越砥斂其鏗

將也劍名撲劍也

越砥磨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

治即巧治也

傳曰得一寶劍不楚王召風胡

請此而問之

曰寡人聞吳越有干將有

造劍二枚

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

云野劍刃也

晉灼曰砥水斷蛟龍陸剗

革忽若

畫塗也

泥也言以利劍斬蛟犀忽若

泥也言以利劍斬蛟犀忽若

也如淳曰

善曰塗路也

處也

如此則使離

大邑曰

三

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

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人翰也離婁古之明曰

之巧巧拙之理也削度也延長也表廣也國亂也

言巧拙之理也且如上也

正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

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

賢之明效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

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

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

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

困切也胡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敵策而不進

於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馬向曰御駕也駕勞

鞭也言人駕勞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

行曾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

人理國則勞身亦危矣及至駕鬻膝驟乘去

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及至駕鬻膝驟乘去

且王良執靶霸韓哀附輿銑曰鬻膝驟乘也

良韓哀古善御者也靶轡也張晏曰鬻膝驟乘

馬怒有餘氣常鬻膝而行也張晏曰鬻膝驟乘

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

復言之以加其精巧也音縱騁馳驚忽如景靡

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音縱騁馳驚忽如景靡

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縱通都越國蹶

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也

如歷塊濟曰越過蹶疾也小塊之謂追奔電逐

遺風善口遺風風皆謂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

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待也向曰八極八方

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故服

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

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故服

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翰曰絺綌之甚也鬱燠熱也裳衣之涼不苦盛暑之

悽愴寒之甚也夫眼葛衣之甚者蓋有具而

熱衣狐裘之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善曰論

語曰當暑給絺綌孔安國曰絺賢人君子亦

給焉也論語曰絺綌之學以居賢人君子亦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曰善本有也字易理向是以

嘔吁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

俊也銑曰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延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

迹仁曰惠之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

擇伯霸也索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圍空

之隆禮賢曰周公一能致太平之化圉圉空虛以

成盛業握於魯周公誠之善曰韓詩外傳曰成

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善曰韓詩外傳曰成

吾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罔圉空虛齊桓

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賢曰齊桓公好

必夙興夜寐諸侯以爲盟主禮見之故能匡輔周

室會合諸侯以爲盟主禮見之故能匡輔周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設九造見者桓公而使

不於於是東野人有以九造見者桓公而使

之曰九九是聞君以見乎鄙以待士者桓公而

以見也臣聞君以見乎鄙以待士者桓公而

至夫士之所不以者君天下之賢也夫九九

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

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相九者乎桓公曰

其賜子曰管子曰桓公九合諸侯天下不以兵車管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也力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人臣亦然銑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

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善曰治事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惘苦本誠則上不然其信善曰揆度惘至也

誠信也惘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賢臣

不見信也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

子飯牛離此患也濟曰伊尹未遇湯為桀虐

具其膳太公未遇文王而困於屠牛鼓動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穆公所以為相鬻賣也甯戚未逢桓公而於

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療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

孟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見然好事者及其遇明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也去卑辱與

於六潔薛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脚而享膏粱

向曰奧幽潔汗也蔬菜食也躄庶人之屨也

榮以升職位惠以錄去蔬食釋棄躄履而食

味以衣朝服也張晏曰奧幽也潔狎也辱行

公族瑣案，以繩為履也。善曰：國語：樂伯請。肥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肥，剖符錫壤而光。

天子分命而行之，各執一錫，舉動也。所為言，資人，能立。然。

後奉命而行之，乃分符賜士，有所資，蓋而喜悅。

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資士，有所資，蓋而喜悅。

勸其將，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善本無，虎嘯而谷善本有，風冽龍興而致。

雲君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

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相。

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用動於巽，林二穀相。

感故能，蟋蟀俟秋吟，浮游由出，以陰向蟋蟀。

待明君而仕，知明時而鳴，見也。陰以善言，如賢人。

名世，謂之秋蜻蛉，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

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翅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

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

曰：天下萬物，利見之，臣也。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良曰：皇，善也。多士，謂衆賢也。言思，義也。毛。

也，願天皇天，也。鄭玄曰：思，願。故世平，主聖俊，又。

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王武王也。文武文。

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

布列翰曰明穆穆皆美也布列謂分布職

乃穆在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蹠善本

鐘逢門子寧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良曰

精爽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

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寧烏號

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

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逢門子善射者蹠鐘琴

各鳥號弓名也晉灼曰鐘音迭遞之遞鐘

四鐘各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鐘以二十

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

高調號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

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鐘為號不說

以迭號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并達門

有善射者以其道傳弄音山黃帝作弓後

黃帝成龍迎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

故名其弓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待良曰後上下俱欲歡然

交欣也翰曰上下謂君臣也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若曰魚縱大壑銑曰言君臣道合如

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翼飛疾貌

吹鴻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必臻良曰化滿四方獻于無窮而遠方蠻夷

胡也皆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徧窺曰言賢臣為君耳目故君不恩從

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

得則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翔游於四方

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善曰為君之道與

是望符也史記周世公曰今王已出吾責

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導游

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言法曰遵法場境也

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

下正也善曰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

而道德之篤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

拱永永萬年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洽思

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善曰何必偃仰屈申

作字若彭祖啾呼虛呼吸如喬松眇然絕

俗離世哉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於彭祖

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也善曰莊子絕於俗

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

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常止西王母石

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

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

也向曰濟濟盛貌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

趙充國頌一首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

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

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銑曰趙充國為將屢有大功

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以西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 能廣大其德奄

有諸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也 戎大也先

零羌名也 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協韻 良曰虎臣即充國也 言其猛如虎也

充國為後將軍故曰充國也 言其猛如虎也

既臨其域喻以威德 濟曰威德以入之域宣

毛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

進厥虎臣闕如虺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

德兼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翰曰有守謂酒泉

宣帝請擊罕開帝使與充國共討之 充國喻

之使降賢謂充國曰前其使降不勝擊之故

云弗克克勝也 矜功自說有能也 應劭曰酒

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也 田之便不 如擊之

論語識曰重耳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向曰辛

反請伐德矜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武賢請

震其兵眾以擊之 奮震旅眾也 罕羌名 韋昭

曰罕羌名也 蘇林曰在金城南 善曰武賢

言但擊罕也 天子命我從之 鮮陽 於鮮陽

之水應劭曰宣帝使充國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良曰充國謂頻進表言勝捷之事也 善曰漢

奏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事也 善曰漢



謀靡亢其音剛濟曰料計靡無元非也言計

拒當也景陽雜詩制勝遂克西戎還師于京翰

已見張景陽雜詩制勝善曰漢書曰克國一

可克國振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向曰鬼方謂

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也善曰毛詩曰

是也尚書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昔周之宣有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王銑曰宣謂周宣

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小雅云方叔其

命召虎王在漢中興克國作武赳赳桓桓亦

紹厥緒善本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桓

出師頌一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安帝立虜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

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虜將封上蔡侯

西校尉任高與羌戰大敗屯漢陽征

將迎拜虜為大將軍既至

大會群臣賜以大將軍乘馬

史孝山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

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出

征西羌之頌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

章顯文童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

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
 林又載岑和喜鄧后頌并序計
 漢末以先王和熹百有餘年又
 帝問校書郎王蒼上老武中興
 史岑之此與誰等對云前
 之時已蓋有二世不得為和熹
 明矣然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
 王莽之散亡未計孝山爵里諸
 但書其散亡未計孝山爵里諸
 遂以孝山之後元舅都隲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大貌祚福也兆基開

人神攸讚也錄曰兆始五曜宵映素靈夜歎

有皇運來授萬寶增煥二關五星聚於五曜
 星也宵夜也漢高祖入關五星聚於五曜
 初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於驪山夜行澤中
 遇一大蛇於路拔劍斬之

也有一老姬哭之入問其故姬曰吾子白帝則秦也赤
 也化為蛇為赤帝子所殺也白帝則秦也赤

曰漢書曰元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
 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一大蛇當徑拔劍斬
 蛇分吾子白帝子化蛇為一姬道今夜哭人問

子斬歷紀十二天命中易帝九十二帝為王
 之也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莽篡位故曰天命中易善曰漢書曰漢起

西零不順東夷違逆也善曰西零則先零
 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謂天子授與之也雄
 戰兵器也善曰子虛相桓上將寔天所啓
 賦曰建干將之雄戟相桓上將寔天所啓
 鏡曰桓桓善曰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
 忠勇也善曰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賜畢萬魏卜偃曰以允文允武明詩悅禮

是始賞天啓之矣

祖左氏傳趙衰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憲

章百揆為世作楷禮向曰揆度楷則也

尚父太公也伐紂次盟津太公為師盟津河也

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尚書曰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蒼生更始朔風

變楚便利下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

於南楚也言王風廣而稱尊故止風以變化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

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

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薄伐獫狁至

于太原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

我將軍窮域善本作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斂

寒澤霑遐荒功銘鼎鉉太公薄伐詩人尚以

通言先祖之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

成其各馬周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銘銘者自

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謂鄧騭出

善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馬戎也天子餞

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餞送即天子

也伯長也鄧騭安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

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

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

善曰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至介珪既削列壤

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介珪既削列壤

酬勲言將封介珪為諸侯也列壤謂分寸削也

功也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上郡

善啓開也尚書曰郡謂虜所封也傳子傳孫顯顯

問翰曰尚書曰郡謂虜所封也傳子傳孫顯顯

又君子顯顯令德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劉伶字

志氣放曠以宇宙為家須臾不可離也

攜酒以自隨使入荷鍾從之云死

便埋我故著此須臾酒德頌之義也

仕為建威將軍伯倫善曰臧榮緒晉

書曰劉伶字伯倫善曰臧榮緒晉

曠放以宇宙為家須臾不可離也

以壽參軍卒

有大人先生向曰借也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

須臾日月為高牖八荒為庭衢

行無轍跡

開闢已來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

少時也高牖門也八荒八方也

無室廬

行無轍跡

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遊幕天

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同所自置幕天

席地縱意所如往也如止則操卮執觚姑動

則挈榼提壺濟曰操挈皆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

也苦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不翰曰專於飲酒有

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向曰介大有德之搢紳服飾也

曰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

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

吾風聲議其所以公銑曰吾則風先生自稱也

聲議也我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良子曰此

士怒先生好酒善曰北征賦曰遊士莫不

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

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濟曰說禮經法制

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先生

於是方捧鬯承糟善本銜盃漱醪翰曰先

二入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善曰奮

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

鬣蹠其踞擗也言動鬣蹠足倚擗而坐也蹠

藉鋪也言動鬣蹠足倚擗而坐也蹠

以爲緩博奮鬣抵几曰觀齊兒欲無思無慮其

樂陶陶兀然而醉况善本爾而醒靜聽不

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善本泰山之形不覺

寒暑之切朕嗜善本欲之感情和陶陶

肌利字欲之感情和陶陶

善曰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
 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子陶陶曰君善曰廣雅曰擾擾亂也馬如猶何如也
 有萍善曰曰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
 二豪侍側焉如螺贏果力之與螟蛉名也音靈
 此二豪謂公孫處士也螺贏螟蛉微小也言
 焉何也善曰二豪公孫處士也隨已而化
 類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而化
 祝曰類我久則螟蛉之矣速我二三子之化
 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而養之也
 曰類我久則化而成功矣速疾我二三子
 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
 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
 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
 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
 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
 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
 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
 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穎陰懿侯
 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

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
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
太傅穆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
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
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
安社稷者也頌曰

茫茫宇宙上塲楚下驥波振四海塵飛五岳
九服徘徊三靈改卜翰曰茫茫廣遠兒塲垢
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
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
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改卜清平
之君也善曰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

上塲下驥言亂常也塲不清澄之貌也國語
觀射文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驥賈逵曰驥
也波振塵飛以喻亂也周書曰乃辯九服之
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
靈之賦交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始載運也
錯同端尚書曰沉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陽里人
善曰尚書曰沉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陽里人
故云其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國讖如預飛
名在鄉中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
高祖中陽里人尚書受錄圖慶雲應耀皇階授
木者黃帝化八百歲運極而授與木德言高
祖將授天命亦然也善曰漢書范增謂項
羽曰吾使天令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
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
五帝精必有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
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浴八百歲運極
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

漢書卷九十七 卷之九十七

德所授也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

得高也泗濱謂高祖天下為泗水亭長也

豐興漢書曰所居邑也善曰尚書序曰漢室

彌而谷風至漢書形雲畫聚素靈夜哭形

紫謂夜有老嫗哭所殺白蛇與前文蓋隨之素

善曰漢書曰高祖問呂后曰山澤間呂后求

常得之漢書曰高祖問呂后曰山澤間呂后求

雲氣故從往常求符季形丹金精仍顏朱光

以渥向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

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

光謂漢也殺之者萬邦宅心駿人善本作效

足德常居於心故羣賢如駿馬足效其用

也植與陳琳書曰宅心不常一步應良御而

效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盛貌言高祖何也堂

外帝位也王老天子之通稱堂善曰蕭何難

仁為網繚叡后無競惟人獻聖曰網繚親密

則高祖也惟思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

悅之也謂留在秦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

訓之方其外濟六師內撫三秦高祖留何守

關中聚糧以給關外軍也內則撫安百姓也

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

王為失軍何常與關中卒擊楚何守關中漢

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按奇夷難邁

德振民

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平邁行也其

反曰漢書曰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為大將軍

德周易曰百姓尚書曰振民毓德邁種體國垂制上

穆下親君謂曰能體國守輕重以約法三章使

法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

則下穆刑約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向曰羣后謂

故曰論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

代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也平陽樂道

在變則通曰銑曰樂道此謂曹參也黃老之術故

善曰易論語曰貧而樂周爰淵爰嘿有此武功

濟曰爰於淵沈嘿靜而為

曰此文王受命長驅河朔電擊壤東良曰朔北

如雷電之威以擊秦將章邯於好時取壤鄉

入破秦軍於壤東也善曰漢書曰秦將王

三秦軍鉅鹿擊破之文頴曰壤東南大破之

大舉雷擊雷長驅協策淮陰亞跡蕭公合也

陰謂韓信也參功次蕭何之下也善曰漢書

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

將孫遜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

千韓信擊龍且大破之第一曹參次之鄂文成作師

通幽洞冥所向曰此謂張良也九不言姓名皆

自石公也善曰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

文選四十一

文選

又曰張良從容讀是則為王師老永言配

命因心則靈出則如神靈無不中

福又曰詩曰惟此永言配命自求多窮神觀化望景

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良曰言其觀已能

萬物亦莫能逃形也善曰周易曰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史記谷子史曰測深揣情斷事武關

是關鴻門是寧祖曰初二萬將西入武關高

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秦將好利可令持

重寶獨其將欲叛也士卒恐不從是關關

也項善伯乃鴻門見良言擊高祖良與羽叔父

也項善伯乃鴻門見良言擊高祖良與羽叔父

祖遂令伯具言於羽高祖不敢背項王羽意

乃解良之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

動以利害今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沛

公欲聽之良曰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

沛公不至鴻門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

解周易曰伯具言擊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然

鬼謀百姓與人謀隨難榮陽即謀下邑向曰

封六國良齋後難之下文備矣高祖共功各

至下邑高相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各

良謀曰是地各善曰隨難榮陽見下文漢

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

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曰吾欲捐關以

博當一反梁地此兩人捐之急使韓信可屬大

印基廢推齊勸立於榮陽漢軍之食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漢王曰吾欲捐關以

其謀立六國之務以助高祖遂用良計急令銷印
 良乃發八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封
 齊王高相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請立
 信為王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
 善曰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食其曰
 誠復立六國後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
 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而陸下畫此計者
 陛下大事夫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携而從
 之陸下馬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携而從
 破齊發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
 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
 固陵地名高祖退項羽戰不利陸固陵諸侯
 期不至良說高祖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
 東襲項羽破之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
 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
 翳揚喜馬童呂勝揚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
 高祖力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信集至

也期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
 越期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
 以王不發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
 破也項羽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
 皆會項羽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
 兄弟天曰漢部五諸侯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
 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
 而動風 **霸楚寔喪皇漢凱入**良曰霸楚寔謂項
 亡也皇大也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
 漢勝而入其國也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
 愷 **怡顏高覽弭善本**翼鳳戢託跡黃老辭
 樂 **世却粒**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
 歸靜理如淵之止羽翼不見也善曰時託跡黃
 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善曰史記良
 曰願棄入問事從赤身曲區逆 **宏遠好**
 游耳乃學碎穀導引輕身子曲區逆 **宏遠好**

謀能深向曰此謂陳半也宏達謀而游精香漠神跡是尋道銑曰平常好重玄

匪奧九地匪沈濟言平曰重玄天也道銑曰平常好重玄

非折子深沈也善曰重玄天也道銑曰平常好重玄

濟響于音始事九言將代敵其謀須音響相濟

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也

善曰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

為音然兆為災鷄冠子曰音初也孫子曰上兵

未聞音出而響奇謀六奮嘉聲慮善本調聲也

向曰轉自定天下四方也善曰計奮出也四迴

九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陳平六出奇策子法

背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所憑也子規主

以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韓規

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請於高祖以金

離間項羽君臣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

已推折善曰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

厚遇齊使音義曰謂謂手躡漢王足也漢書

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

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萬金行反間

書曰燕亞父元龜周救病死尚韓王寔執胡馬

洞開必曰迎因執之高祖用其計而禽信也

高祖至平城為匈奴所圍善曰漢書曰人有

胡馬即匈奴也洞通也

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為
 雲夢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
 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詩傳曰高祖以
 果亦迎即執縛之毛萇詩傳曰高祖以
 曰上計使單于闕氏所圍以得迎文以謀
 平奇計使單于闕氏所圍以得迎文以謀
 送善本作高以哀平良曰呂太后崩諸呂
 哭善本作高以哀平良曰呂太后崩諸呂
 是為文帝也高祖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
 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
 善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
 高帝崩平馳至宮哭甚哀也
 冠世冠首也此為韓信也灼灼淮陰靈武
 方思入神契也向曰猶與也契無極思與神合
 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奮臂雲興騰
 季成碑曰明略無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
 跡虎噬雲起猛烈若虎之噬筮齧也陵善本

字險必夷摧堅善本剛字則脆濟曰言其雖
 也推敗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善曰肇謀
 呂氏春秋曰九兵之用也攻亂則脆善曰肇謀
 漢濱還定渭表高祖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
 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漢中無所善曰漢書蕭
 名在秦故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
 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善曰漢書蕭
 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
 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京索各既扼引師北
 計與高祖會於滎陽破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
 善曰漢書曰滎陽破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
 善曰漢書曰滎陽破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
 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破楚軍也北討謂伐魏也
 奪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濟

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於是盡取其象
爰於也旅象也善曰漢書曰齊王走高密
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
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三流引
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喜曰固知
軍龍且楚卒皆降焉擊劉項懸命人謀是與
念功推惟善本作德辭通絕楚下銑曰蒯通知天
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是下為漢則
漢勝為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也人謀則
蒯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三分天下信曰我幸
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
上將軍之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
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楚王之望已之功
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
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
文漢書曰項王使肝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
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

人親信我背之不祥蒯通自知天下權在信深
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
齊遂不聽尚書彭越觀時韜善本作跡匿光
曰惟帝念功尚書彭越觀時韜善本作跡匿光
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
相立叛者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
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
助之言其有疾速如鳥異之飛若鷹之擊揚
揚言其勇之疾速如鳥異之飛若鷹之擊揚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強與韜古字通
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
父時維威陵善本作楚域質委漢王良曰楚
鷹揚維威陵善本作楚域質委漢王良曰楚
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翰曰即就宮居也項
也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越為
梁王初為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越為
入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
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

業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以福不減則具是依方
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謀之以福不減則具是依方
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微時素聞其賢高祖

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素聞其賢高祖
公子母忌為客毛詩曰文王有聲及魏士也罔

極自貽從善言伊媿餘善本從心王有聲及魏士也罔
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

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伐此所以窮也
媿也貽遺伊其也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
相與為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

圍之餘自度兵少不取前其印綬後餘以兵
德耳曰心之憂矣自論伊感怡音三其俯思
舊恩仰察五緯王與我有故逐歸漢比思舊

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我欲之
井素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五星聚東井我欲之

楚耳曰漢王我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我欲之
王耳走漢易虎擊度曰脫跡違難披榛來泊

改策西秦報厚北冀脫跡違難披榛來泊
之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與韓信擊趙是為

改策也趙與韓信擊破趙并耳謂漢王又曰漢
遺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耳謂漢王又曰漢

殺趙王歇於棗園擊破趙并耳謂漢王又曰漢
棗園枯條以隸敗走已謂耳

而復生也木斬而復生耳謂漢王又曰漢
為喻也漢書曰斬而復生耳謂漢王又曰漢

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信也故韓襄王
王信韓孽宅

摩孫也宅居也太原翰曰我謂高祖謀以信壯
武之使都晉陽也太原郡為韓國以備北胡遂
遷信王信故韓襄王圖謀越於漢也信為韓王
信以備胡武乃更以毛萇詩曰我圖爾居盧綰
自微婉變我皇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祖
變相親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祖
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祖
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過祚福爾度踰
也言其功則所封土爵已過其德蓋上心所
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已過其德蓋上心所
知上欲王皆曰章可王上人之貪禍寧為
乃立綰為燕王章印章也乃為亂亡之道謂綰
亂亡為叛亡入匈奴禍善曰漢書曰高祖崩
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曰天胡中毛詩曰王之
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

亡也其亂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反呼玄功微勢弱
世載忠賢梅銷曰初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其將
死高祖以銷功於徙芮為長沙王故云祚由
梅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
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
梅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
從為長沙王故云祚由梅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
王忠其著之王高祖令音義曰鄙持益切肅肅荆
王董我王作善本軍整貌董正也善曰肅肅嚴
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我圖四方殷薦
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我圖四方殷薦
其勳向殷多薦進勳功也我圖四方殷薦
司馬周殷賈庸親祚作善本勞舊楚是分往
殷反楚佐賈庸親祚作善本勞舊楚是分往
踐厥宇大啓淮濱祖從兄故云用祚福也賈則高

謂曰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為荆國也
濟曰高祖水名在荆地濱水濱也善曰漢書
開也淮水名在荆地濱水濱也善曰漢書
日高祖水名在荆地濱水濱也善曰漢書
東毛詩曰鋪我淮績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
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良曰
王陵也達親謂辭親事漢悠悠遠思貌依
猶勤勤也哲智也伏劍自殺也求長也言陵
去要羽歸漢羽乃取陵母置軍中陵使到
則坐陵母欲以招陵母私送使者泣謂使
者曰為我語陵善事漢王無以我而此則恐
以死送使者遂對使者伏劍而死也此則恐
其子事主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
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母
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
長者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遂伏劍而死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

淑人君子寔善字本邦之基翰曰淑美寔實
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國之本也善曰
毛詩曰淑人君子實國之本也善曰
邦家義形於色憤發於善字本邦之基翰曰
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善字本邦之基翰曰
末命是期向封曰高祖既崩呂后欲廢絕漢祚
氏不王也呂氏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
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魚
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少文任氣好直言高
善曰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
欲立諸呂為王問陵曰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
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
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絳
侯質木多略寡言也此謂周勃也木素寡
為入子強公厚論語摘
輔曰子然公順多畧
曾是忠勇惟帝攸歎

平聲 齊曰曾則攸所也高祖每所數曰裂
為入有智勇安劉氏者必勃也善曰漢書
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相高祖 雲驚靈丘景逸上蘭
平代禽豨奄有燕韓良曰驚馳兔疾也雲馳
速也靈丘上蘭地名也代燕韓皆國名豨謂
陳豨也勃禽殺陳豨於靈丘破燕王盧綰軍
於上蘭故曰平代也雲驚靈丘則禽豨是也景
逸上蘭事而有燕同平代則與有韓不異也
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
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
谷右遼北平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
帝太原勃以權變之謀遠誅殺諸呂也滌穢
郡也勃既誅諸呂乃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

帝也勃善曰漢書曰高祖崩呂產乘權欲危
劉氏勃與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
宣子曰夫剋亂在權漢書曰勃曰臣無功請
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
天子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
闔宮坐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勃為太尉也劉
宗漢也善曰漢書曰見上文以挾功震主自
古所難震曰拔懷也言其懷挾也社稷之功
書略通震主者身危曰勲曜上代身終下藩
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亮也諸侯之國
曰下藩即所封絳是也善曰漢書上曰承
相所重其為扶率列侯 舞陽道迎延帝幽
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 舞陽道迎延帝幽
數相立為此謂樊噲也初嘗在澤中遊故云迎帝

初起蕭何曹參使魯求迎高祖曰漢書沛公范
曰張揖竄迹幽數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摠于
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善本作主
善謀則高祖執也干楯也言其非獨有武亦
范增欲謀殺高祖曾聞之事急執楯突入
詔是謂德干鴻門也高祖病急見人卧禁中
排闥直入無令羣臣入莫敢入者十餘日
執也謂項羽也向曰聳顏謂勇壯之色會既
軍公於霸上臣以待大王大心疑太王也
相會流涕曰責也始陛下與臣定天下病甚
恐天下已定又計事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
帝

乃笑而起故項羽掩淚寤主也寤謂覺其事也
樊謂大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
以待大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
恐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皆病
下直入流涕也今日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
而尚書帝曰余發宣力禮記子曰搃干而
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賈曰金曰殫以篤
敬自著忠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
信自著忠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
王子征食其乃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
高以數千眾屬高祖畧地故云俾率爾徒從
王于征也俾使爾畧地也善曰漢書曰
鄴食其進其弟高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
無以振威龍脫善本作攄武墉善本作城六
知以振威龍脫善本作攄武墉善本作城六

師寔因克荼禽踪濟曰龍脫地名庸城垣於

龍脫是說武據猶用也寔是克勝禽殺也荼

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破荼軍音燕王荼反商

脫地名也布軍與上兵遇擊西上乃壁庸城

地名也曰猗與汝陰綽綽有裕良曰此謂夏侯

數邦與又曰器寬也善曰毛詩曰猗戎軒肇

跡荷策來附謂高祖也負策謂負策以奉事也

奉車故云如跡也負策謂負策以奉事也

沛公以嬰為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

平城有謀去聲也京師人謂抱小兒

也平城極地名嬰從高祖擊頃羽漢軍不利馳

去高祖怒嬰疲瀝棄之不捨故云太子是安向

奴圍乃得脫是請平城有謀也皆持滿外向

載之漢王急馬罷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

而擁樹晉灼曰今京師請一抱小兒高帝出欲馳

嬰固請徐行得脫穎陰銳敏屢為軍鋒奮

戈東城禽項定功良曰此謂漢嬰也銳精敏

之乃封侯定功也東城地名善曰漢書曰

項籍敗垓下所將卒斬籍乘風籍響高步長

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齊曰言嬰乘其風勢

假籍聲譽乃渡江破

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也

光定淮也北呂氏春秋向成風而呼聲乃加疾所

因便也左氏傳家向成風而呼聲乃加疾所

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遂封下

參殘博丞相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

亂作懲定向江陵也謂斬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

敵克之易也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

言平元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也

善曰漢書曰斬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維揚上林賦曰揚節上江陵身得江陵王致

是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宮

字守名都東規窺善本字白馬北距飛狐即倉

教更據險三塗也此謂度令善圖謀也

向也名都謂濞也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

孤之口據教更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

名漢書曰濞倉三塗山名規守即說也

以東屯華雄以距楚鄆食其曰願足下急進

兵收取榮陽據教更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

刑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于曰天網恢恢

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軒軒東踐漢風

載祖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東蹴踐謂軒軒輕車也

世載則祖往也言漢之威風則社笑食其謂

高祖曰方今唯齊未下臣請說齊王為漢

東蕃食其至齊齊王乃聽食其言不為戰備

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城乃夜度兵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齊齊王以爲食其詠之乃烹之雖身死于齊
非說辭不善之罪也言曰漢書曰燕趙已
定唯齊未下上使廚食其說齊王曰燕趙已
爲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廣下
至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我皇寔念言
祚爾孤也言我皇謂高祖其功也實祚福爾汝
侯此蓋福及其孤也其子善曰漢書曰高
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善曰漢書曰高
委輅被褐獻寶良曰此謂也也委輅也
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也
可謂大寶也善曰漢書曰高祖
軍曰臣願見上言何意書妻敬脫輅見虞將
曰臣衣帛衣帛見上言何意書妻敬脫輅見虞將
將上召見言於指明
上上召見言於指明
定都豐鎬下漢以教訪
天相云周以積德於天

於周臣高祖乃爲不當矣此則指明其事銓擇
其道也高祖乃爲不當矣此則指明其事銓擇
洛定都豐鎬善曰伊洛東都二水名也
二水名也善曰伊洛東都二水名也
入下與周異而都維揚不安班固漢書婁敬述
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
曰鞏縣役夫還京定都柔遠鎮通寔敬攷考
晉類曰安鎮遠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通寔敬攷考
詩曰柔遠能通以定敬我士爾雅曰考成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昂藏貌言賈善爲言抑
也貫通也詔曰善曰毛詩曰九變曰抑抑或儀維德之
制先王舊政復禮也往制聖力越來訪皇漢
與制先王舊政復禮也往制聖力越來訪皇漢
來歸漢之德也訪而也謝賈稱臣受漢約而

文選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南越王令稱臣奉漢印
為南越王賈率拜佗為南越王
爾雅曰報高帝大悅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
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善曰漢書曰諸呂伐也
謂與陳周誅呂氏也
相危注意於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為分
君何不交權太尉亦報如之結年乃以五百金
絳侯壽六尉亦報如之結年乃以五百金
謀孟壞及誅呂氏亦報如之結年乃以五百金
邦家之夢也伊人猶言此人也
馬道遙又曰彼其之子邦之彥考班固
漢書王遵貧曰彼其之子邦之彥考班固
之極舊章靡存百銑王曰此謂之叔孫通而禮儀舊章
皆無存者通乃復修之引曰漢書班固漢書
曰漢承百王之敝典引曰漢書班固漢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
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濟明
昏暗也制禮儀下漢拜通為博士號為稷嗣君
也言其制禮儀下漢拜通為博士號為稷嗣君
憲法也三代穆穆夏殷也周也言所制禮儀之風
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弟也
善曰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弟也
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諸生與臣第
古禮與秦儀雜帝曰莫不震怒肅敬高帝曰今
日出房諸侯帝王以下莫不震怒肅敬高帝曰今
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帝曰昆論而
語注云三代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帝曰昆論而
知叡敏獨照善本字作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
錫問曰此謂魏無也錫舉也言其明達也
錫問曰此謂魏無也錫舉也言其明達也

文選曰十一
三十五

奇跡而謂下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韓
信而錫無帝曰有陳平在下曰虞舜而洪
水理書
進韓師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
降漢因魏無知進求見漢王後上封平曰非
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仰錫
帝曰有虞舜在隨何辯達因資於敵舒舒善本
漢披楚唯生之績之敵也而何說之肯項羽
而歸漢乃定天下是資於敵也何舒之功也披
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舒之功也披
生者有德之稱善曰漢書漢王曰孰為我
使淮南使德之發兵皆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
之取歸漢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績往說
布取歸漢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績往說
皤音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曰向
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皤皤老貌叟老也高
祖度平陰律至洛陽董公應道說高祖曰項

王無道放殺義帝天下之賊也大王三軍之
士為之縞素以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也高
祖善之遂為義帝發喪平陰津名皆縞素帛也
言以素帛為凶服也平陰津名皆縞素帛也
曰漢王南渡平陰津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眾
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
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
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袁生秀朗沈
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
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及奴教大略淵回
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良曰秀朗沈
也言其深心照見楚地而使自兵相救而
祖曰分諸將引見楚地而使自兵相救而
楚威權自撓也向曰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
也撓亂也向曰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
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
此人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

文選曰